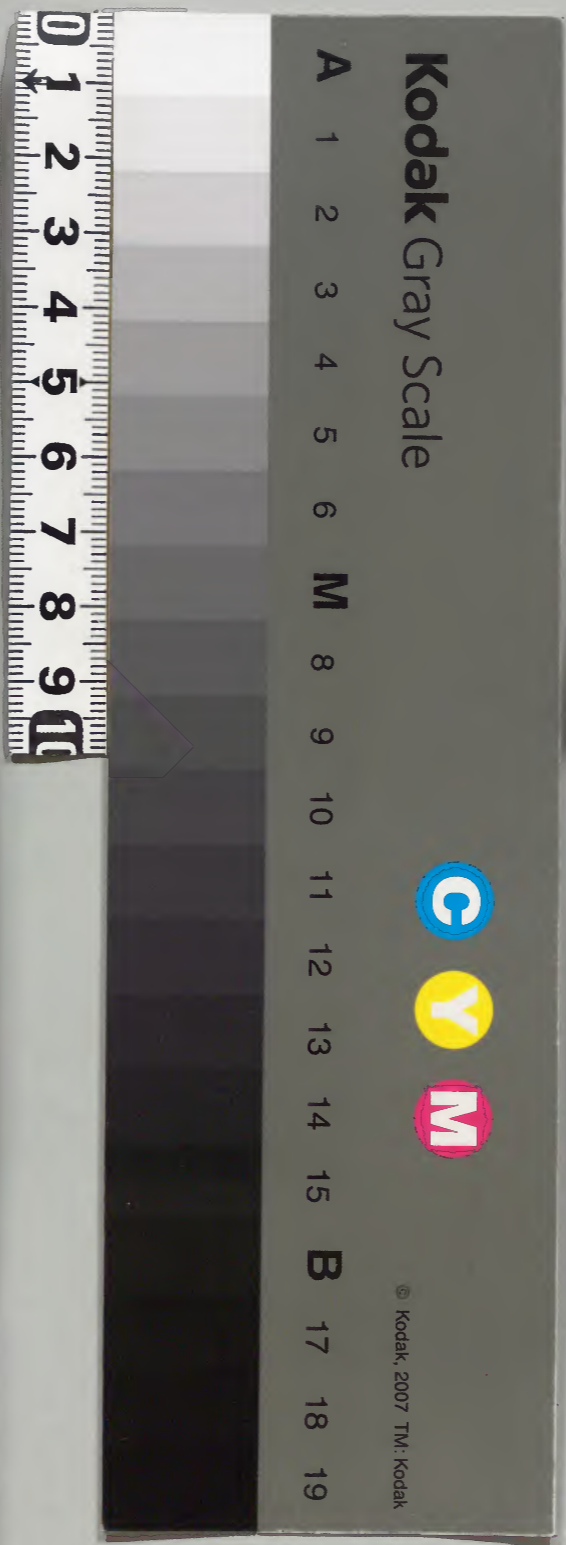


列國志傳

三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3249
冊數	12 (3)
函號	308 236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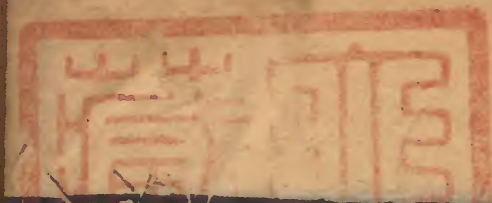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信王元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周鄭大戰於繻葛

華督既斬嘉之首級付鄭使曰讒賊已誅謝罪。秦日
宋侯親出城勞軍以乞退兵也。鄭使出群臣皆側目
相駭。華父揚聲曰來早往君臣不出城勞軍任從汝
攻鄭兵遂出朝群臣奏曰華督擅殺大臣有無君之
心請除之。宋公舍淚問群臣曰此賊欺罔久矣何以



除之群臣曰來日進朝主公傳旨斬華父臣等率城中軍民與鄭兵一戰雖敗君臣亦死社稷無待束手受擒公然之群臣退朝有闖人秦炯來報華父華父大怒乃修書遣人夤夜從城隙中出見鄭伯言來日殺宋公開城門出降但要立公子馮為宋後鄭伯大悅至次早朝門始開文武未集華父率本府校士八百餘人持戟上殿數宋公罪曰自伊即位軍旅不息民不安生我奉三諸侯即鄭魯齊三侯也之命除汝立新宋公正欲逃於後宮督投戟以中公腦遂死群臣聞督弑君正欲率衛士來討督之家開四門迎

兵入城督出迎三侯於朝群臣只得見鄭伯鄭伯遂遣使歸鄭迎宋公子馮歸國三侯共立馮為宋公是為宋莊公督背賂三侯三侯立督為宋太宰盡取宋之帑藏班師三侯歸朝王大宴三侯遣鄭伯歸國王問群臣曰此行本欲瞰鄭伯之過而奪政今既討二國得勝宋朝其事若何群臣咸曰鄭伯奉王命得專征伐其勢愈熾今不早除恐後難削王曰彼既有功難以為辭周公黑肩進曰臣有一計使鄭伯吞聲受伐以免諸侯見忌之心王問其計若何周公曰昔者先王時事會以原温以下十二邑之田温源以樊

武王會以原温以下十二邑之田温源以樊

世言死臣士心傳 一以光之 三
溫邨賢弟句盟州以賜蘇忿生為采邑 蘇忿生周武王時司寇官

也。後忿生叛此田今為北邊曠土。朝廷屢欲取之。北夷霸占不能恢復。王明日遣使賫詔賜鄭伯十二邑之地。以賞征伐之功。鄭伯受之。則上表謝賜。待彼將營此田。自要與北夷爭鋒。我得乘間觀其勝負。就中取事。彼若知而不受。必怒。不上謝表。然後王下詔。率列侯之兵共伐鄭。伯不恭之罪。鄭伯受伐者無辭。列侯起兵者有義。一舉而兩得矣。王大悅。即遣使賫詔往。鄭伯謝恩。厚禮遣歸。群下聞王賜十二邑之田。咸皆稱賀。獨上大夫公子呂曰。此田非欲賞明公

受天朝乃被此以鄭耶

之勞特鈞我國之禍也。鄭伯問其由。子封曰。臣聞此十二邑乃成王時封蘇忿生之采邑。忿生叛此田沒於北夷。朝廷屢不能取。明公秉國之政。豈非不知此事耶。鄭公默思良久曰。誠有是也。子封又曰。天子本欲奪明公國政。難以為辭。故將此田賜明公。彰厚寵以欺列侯。公如取之。則自要與北夷動戰。如其不受。是又得不恭之罪。必加征討。此周王將無取有之計。明公何不審耶。鄭伯大聲曰。無子封。幾入周君臣之套也。然則今日之處若何。子封曰。姑申謝表。然後遣使與北夷取之。北夷不還。然後上表辭還。庶幾兩處

平列國志卷之三

不失。鄭伯然之。遂裁謝表以上。遣使往北夷取田。北夷主懼鄭伯之威。遣使奉十二邑疆界而來。鄭伯厚謝遣歸。却說天子設朝。聞鄭伯取十二邑之田。不片言而得。乃問于周公。周公曰。王可遣使告。鄭伯曰。鄭之於周。兄弟之國。比仲兄弟也。國家祀事與朕一同。欲求鄭之鄔。劉蔦。鄭之曰。邑名。四邑歸周以供祭祀。鄭伯必不肯奉。然後會列侯之兵討其不供。祖祀之罪可也。王喜。遣使以往。鄭告曰。天子以周鄭同宗。今見賢伯十二邑田。國家供祀田少。欲求汝鄔。劉蔦。邦之田。以助祭祀。不知賢伯何如。鄭伯曰。容商議。使

跳出套中

又生一計

又是局

者出。伯問于群下。子封曰。此削政之意明矣。伯曰。然則奉田以上。何如。子封曰。不可。割田不已。必至削政。削政不已。必至滅國。明公但舍其大績。舉政歸朝。退守諸侯之職。可也。如其不然。必拒命而後可。太子忽進曰。我父為國家征宋。伐許。結怨於隣國。一旦解國大柄。則諸侯之兵畢集。鄭不保矣。寧上表辭田。如天子必欲取之。則棄臣節而拒命。庶幾不失為霸國也。伯然之。上表入朝。辭田。天子與群臣商議。周公曰。王可即此事為辭。傳詔于列侯。命會兵於繻葛。鄭之地。各也。以伐鄭。伯不供之罪。王命虢公林父為先鋒。蔡

侯衛侯副之。周公黑肩為左翼陳侯副之。王親率大軍於後。殺入鄭來。鄭之繻葛成卒馳報於鄭伯。鄭伯聞之。問子封計。子封曰。事到如今。不得不為。公當率兵以拒之。鄭伯即令公子元為左翼。曼伯為右翼。祭仲為先鋒。出城三十里下寨。次日鄭伯列開陣勢。見周陣黃旗開處。一將當先。狼腰虎背。面中鑿金。手輪剛刀。大聲罵鄭。寤生背祖宗違王命之賊。何不。下馬受縛。尚敢與兵來拒。鄭伯橫鎗勒馬舉目視之。乃王上卿號公林父也。正答應間。鄭太子忽曰。不斬蛟龍浪滅蝦族。何益。望桓王中軍殺來。王兵既奔。號

何等
軒昂
竟尔
喪氣

公抽馬便回保駕。鄭之大兵搶上公子曼伯持戟望號公背後一刺。號公落馬。太子忽拔刀便砍。周公黑肩救起。望西而走。鄭兵四圍桓王。桓王不能出。從馬上手舞雙刀力敵四將。忽子元曼伯鄭將祝聃拈弓搭箭望王左肩射中一矢王倒墜馬下。聃將近前斬之。鄭伯大叫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且勿動手。遂令鳴金收軍。周兵始救得天子回寨。是夜鄭伯遣大夫祭仲子周寨中問王安否。周公懼。鄭兵復至。遂拔寨逃回。鄭兵雖勝。然鄭伯恐得弑君之罪。彰於列侯。故亦不追趕矣。

天厭
周德
與爭
何益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批

綱常得此悲哉

君臣大義死無仇

鄭伯如何敢拒周

敗後徒興安否問。

春秋首惡抗王侯

又東屏先生一絕云

繻葛風高滾戰塵

鄭莊初動抗王兵。

勁弓偏射周王駕

戰捷何謙不上人。

桓王既敗兵回。憂憤成疾。問群臣曰。吾承先王之統

不能匡扶諸侯。反見辱於鄭。卿等為朕謀計。以雪朕

得計

恥。群臣咸進曰。陛下善養聖躬。鄭不足憂。虢公林父

曰。當今諸侯惟齊最強。齊與鄭伯善。王請差使徵齊

勢如破竹

可令魯衛挑戰。戎必拔寨出敵。然後我之大兵襲其

後功在我矣。太子乃遣使告魯衛挑戰。明日魯公子

五父衛大夫羊肩。二人果引兵挑戰。戎主大良小良

引兵出敵。鬪上十合。齊魯之兵大敗。大良小良拔寨

而追鄭兵。遙見戎兵出寨。乃振鼓從寨後殺入。奪却

兵器糧料。戎卒急追大良小良。回兵救寨。鄭兵伏為

四隊。戎人有勇無謀。乃望本寨殺入。鄭兵雲合。將二

良斬於馬下。盡擄戎之旗鼓。而獻齊侯。齊侯聞鄭得

勝。喜不自勝。乃開鄭門以迎諸侯之兵。謝曰。遠勞跋

跡孤之罪也。諸侯曰。與鄰國禦夷。中華之禮。何勞之

這時
冠履
何叙
尊卑
之忽

有齊侯設大宴於昭勳殿以待三人謂華父曰魯乃周禮所萃之國煩大夫謂我聚賓羽父曰魯衛鄭雖皆同姬姓然鄭乃伯爵若以朝禮享之魯當居右衛居次鄭班在三太子忽恃有大功於齊及宴乃居下位甚有不忿之色酒至數巡齊侯起曰天子分茅錫土於諸侯諸侯所以供貢朝儀禮也往歲天子欲削鄭政以致君臣交戰此非先王命土分侯之意今孤與二大夫勸鄭伯歸朝奏天子原其前罪遂合君臣之好公等何如羽父與孺羊肩對曰明公所推不失君臣之體極為盛德事也太子忽起辭曰令在家尊

兵伐鄭齊不忍加兵於鄭必率鄭來朝倘齊鄭相持為強然後下詔大會天下諸侯將齊鄭兩滅之可免後患王遣使往齊徵兵伐鄭

鄭太子救齊辭偶

王使到齊僖公曰鄭與齊本相善之國焉能背義而相併如其不伐又抗王命乃謝王使曰為我辭王不日我將率鄭伯歸朝待罪矣使者出公正欲遣人會鄭伯歸朝之議忽哨馬報曰今有北夷大良小良一

兵連
禍結
成德
體統

胡主名

率我卒十二萬奔臨淄

齊地名

而來望我王

早賜定奪齊侯問群下戰守之策大夫闔仲宣曰我

寔偏
如此
與此
爭此
土此

人驍悍難敵况天子以齊兵伐鄭明公可速求救兵於鄭使其為前鋒我會魯衛之兵以繼之戎必破矣然後可與魯衛二侯共勸鄭朝周庶幾兩得矣齊侯然之遣使于三國求救一使直投鄭來見鄭伯具其事以告鄭伯曰齊有難鄭不可不救乃令太子忽率兵二萬祭仲副之前往救齊太子引兵至齊境下寨便欲進兵祭仲曰戎卒氣銳不可輕進俟諸侯兵集然後交鋒至次日齊使來報曰衛魯之兵各屯於齊城乞太子之兵先進以王國為犄角之勢戎可退矣太子忽問祭仲計祭仲曰諸侯救齊惟我兵氣最盛

自認
得等

无王
命而
入人
之國
罪亦
難道

小子不敢專齊侯曰此言是也約再日請會鄭伯商議酒罷各請回國相送出城閻仲宣告齊侯曰鄭太子有大功于我而魯大夫黜其下位心見其有不忿之色請以明公公主以妻太子結成二國之好庶幾不速怨於隣國齊侯遂命仲宣往見忽時忽歸寨正怨羽父慢已於下位欲率兵攻羽父祭仲曰不可姑容歸國圖之言未訖仲宣至告曰寡君以太子保全齊國無所申敬故以幼女侍巾於殿下因義而結親也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鄭小非吾偶也况吾奉父命以救齊國之急若受室而歸是私婚也大夫為

婦雖
辭畢
竟以
此罷
兵

我謝齊侯是不敢奉命耳。仲宣出祭仲曰：汝之弟兄衆多，庶母專權，汝不娶大國為妻，日後爭長，以誰為倚？忽曰：國家立嫡以長，豈有是事？不聽。少頃齊仲宣復來，祭仲曰：如齊使來，公可諾之。忽曰：然。及宣至，曰：寡君特以太子辭婚，不敢強命。特奉金帛各五車，聊資軍餉之萬一耳。忽辭而不受。宣再三勸納，太子受其禮。次日謝齊侯而歸。見鄭伯言魯羽父簡慢鄭國之故。鄭伯怒曰：羽父辱我太甚。鄭雖伯爵，功高魯衛，何得班我兒於下位？子封曰：天子欲削鄭土，皆魯之君臣為其設計。今若乘此慢鄭之故，加兵於魯，魯破

鄭兵
所向
無前

奄
氣息

天子孤立，諸侯必相率朝。鄭鄭之霸業成矣。鄭伯遂令忽領三萬精兵伐魯。忽領兵屯於郎。魯之地名，邾說魯聞鄭兵犯境，魯侯乃奏天子，欲以王師拒鄭。時桓王憂疾，聞鄭伐魯，乃長嘆。齊侯不能率鄭以朝，反教鄭攻魯。此列國逞強，王綱愈弱，其疾愈篤。是夕，宣周公號公受遺，託謂曰：長子伾能治國務，不待朕慮。然次子克年雖幼小，聰明愛敬，朕鍾愛之，朕沒煩公保護之。二公頓首曰：奉旨。是夕，王崩在位一十三年。時春三月乙未也。群臣乃奉太子伾立，是為莊王。鄭祭仲殺婿逐君。

辭令
頃品

莊王即位設朝謂群臣曰鄭今加兵於魯必欺寡人
初立不能救魯故也寡人欲率大軍救魯卿等何如
周公虢公皆曰王如親征可寒鄭兵之膽矣獨大夫
辛伯諫曰我王初立不可用兵生怨于民王必欲救
魯之急下詔徵諸侯之兵可也莊王猶豫間忽魯使
報到曰鄭伯已抽回矣王問其故使者曰鄭伯將死
有書追太子忽即傳位是以抽兵王曰既如此可遣
兵追之辛伯又曰臣聞鄭伯內寵多妬其公子突乃
雍姬所生常有殺忽之意今忽獨特祭仲專權所以
得立王如遣一人告仲令逐忽立突使其內自相攻

筭而
斬截

梁弥
一段
後無
後無

擊然後起王師以伐之鄭必破矣莊王信其說止不
知立忽立突乃一面差人往鄭密審虛實却說太子
忽得父之書密密班師而歸時父疾將革遂入寢室
見鄭伯鄭伯謂忽曰我國雖褊小東征西伐諸侯咸
服惟失臣職之事今我沒後汝善事鄰國和愛弟兄
量度以漸朝周使不失諸侯之位可也忽問曰父王
晏駕之後國家大臣誰可任事鄭伯曰高渠彌可任
上卿之職其餘祭仲子封原繁一班兒皆可預政言
訖而終忽即位是為鄭昭公昭公設朝祭仲子封原
繁皆進職一級惟高渠彌不拜為卿眾臣進曰先君

此句亦承得來

曾有遺詔進渠彌為卿明公罷其詔是忤父之政而蓄怨於大臣也昭公乃勉強拜彌為卿彌雖謝恩心甚怨之鄰國咸來稱賀昭公謂祭仲曰鄰國來賀孤即位者惟宋乃舅氏之國昭公庶母宋莊公之族文故鄭公亦曰舅氏不可失禮卿宜為孤使宋以報禮焉祭仲受命往宋未至時周莊王先遣人遞書告莊公執祭仲而立鄭公子突宋莊公甚喜周使出祭仲至曰寡君遣臣謝賀公曰鄭新君是誰仲曰先君長子忽也宋公怒曰何為不立吾甥突也仲曰立忽以長故也公曰孤聞忽乃鄧女所生吾宋大邦之甥不

起衆在此

此句合羣

立而立鄧人所生之子也此無他皆汝匹夫所謀也遂命推仲斬之然後動兵逐忽立突仲惶恐曰不必斬臣但得明公詐書會忽於宋鄭境中臣請奉突而立之莊公聽其計遣仲歸且誡曰汝歸不逐忽而立突吾必舉兵至鄭滅汝之族矣仲唯唯而退既歸見昭公公問曰宋公會道甚來仲曰宋公聞主公即位甚喜但令臣帶回書一封在此主公可自覽之昭公覽罷曰原來宋侯約本月欲與孤會獵于境也孤欲不往是示怯于鄰國傳令大治車駕甚陳文武出與宋侯會獵昭公方出城五十里祭仲潛入城奉公子

詔

突即位。詐頒雍妃之詔曰。雍妃突之母。雍姑卽宋女也。鄭忽不德。初踐位卽狩獵勞民。不稱先君之望。今共群臣議廢忽而立突爲鄭侯。昭公在外聞內變。便旋車駕時祭仲使衛卒堅閉四門。昭公怒。正欲攻城。祭仲使人於城西南。虛張旗幟。鳴金振鼓。以稱宋人攻昭公。昭公聞之。懼遂棄文武單騎奔衛。仲開城門。與群臣入。群臣不知其爲詐。俱信是雍氏之詔。皆朝突爲鄭伯。是爲厲公。祭仲卽以厲公爲已所立。乃傲慢朝廷。厲公不悅。一日祭仲之婿姓雍名糾字伯合。時爲內侍。常怨祭仲得權不遷已官。在厲公傍見公

魂

世間
有此
女子

有憂色。進曰。明公若有不豫色。莫非爲上。卿祭仲手公愕然曰。卿何以知之。糾曰。臣適見祭仲入朝。有傲慢。主公之禮。小臣甚不忿之。公曰。卿旣知此爲孤處之。糾曰。此誠易事。祭仲乃臣之妻父。是月十五乃仲之誕。臣置醢于酒中奉壽。則不血刃。而仲受戮矣。公曰。汝旣是仲婿。何忍毒彼。糾曰。臣荷先君職居下僚。今仲執政。但他門下之人。皆得進職加官。不擢臣居上職。是以怨之。公曰。如此卿能除仲。卽拜卿爲大夫。糾謝歸家。謂妻祭氏曰。你父居權要。鄭伯惡其專政。令吾於是月十五謀你父。你意何如。祭氏曰。婦人之

典老
宴商
謙

道適人從夫。何敢拒命。糾大喜。至朝乃與妻同至。仲
府賀壽。祭氏先歸。問母親曰。婦人之道。父夫二者。其
孰更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皆可嫁也。惟父獨一人而
已。女曰。然則父親于夫也。言未訖。雙眼淚下。其母曰
此為何祭氏。盡以糾將殺仲之故。告之。其妻告於仲。
仲大怒。及糾至。將上賀。仲接酒。潑地。火光焰裂。遂命
家人捉而斬之。後人有詩為證云。

批 玩弄國君于股掌之上。可笑。由來男子本剛強。謀反婦人遂不臧。致成事敗與身亡。雍糾斗筭難料。此

法

副墨 耳指 神寫

祭仲即斬雍糾。以其屍暴于周池。水名也。率家臣數
百人。持戟入朝。近臣知其事。以告厲公。厲公曰。雍糾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遂從北門出奔。蔡祭仲仗劍入
宮。聞厲公出奔。乃率群臣迎昭公歸國。

齊襄公戲妹陷彭生

昭公既歸。復位。亦知先為祭仲所賣。將欲殺之。懷其
有迎已復位之功。亦置而不問。乃問群臣曰。今鄭因
國家不幸。弟兄相殘。遂舍周魯之戰。今孤欲率兵伐
魯。以攻周。以繼先君之志。何如。子封曰。內難不靖。而
欲外攘。此速亡之兆也。今明公內有兄弟相如不安。

舉兵遠出臣不知計將安出依臣愚見今周公黑肩專政莫若遣使厚賂黑肩使阻周政周不加兵魯亦習戰然後我得內治候在國安兵盛量時而舉無不克矣昭公依子封之奏取金帛遣使於周見黑肩黑肩得鄭之賂次日進朝言于莊王曰今周與鄭連歲交兵兵疲國虛卒無所益據臣膚見莫若罷兵息民垂拱以安國王曰鄭國弟兄相攻一加兵即滅其社稷正其時也冢宰何為又言罷兵肩曰鄭雖有內難然其帶甲百萬戰將雄多加以子封祭仲運籌於內臣以征鄭之兵勝負未卜反招天下諸侯叛周之心

厚賂黑肩之計

王孰慮之王曰此非朕與卿二人所能遠料姑容明日與群臣議之肩退朝于午門外遇桓王之弟名克字子儀儀曰冢宰何退朝之晚肩具其事以告子儀遂携肩手進于肩府中二人坐定肩屏退左右告子儀曰先王親愛殿下臨崩曾託肩傳位之事今觀汝兄王行移無復有傳汝之意此肩不能贊助所以負愧于先王也克曰然則冢宰望為區處肩但目視子儀數次子儀知其意告別而出大夫辛伯見子儀從肩府中出乃會其意輒入朝見王奏周公黑肩與御弟克謀反王令辛伯率衛士五千伏於殿陛次早黑

總看忽了又

有相 王兄 弟改 擊之 變奇 特奇 特

肩果挾短劍入朝奏王罷兵之事。王復以前議告之。言至日昏群臣皆退。惟肩不出。王將退朝。肩隨王入宮。言稱進諫。其實欲刺莊王。莊王見其將近。大聲曰：「豕宰欲逼寡人耶？」伏卒齊起。辛伯挺劍碎肩之首於後宮。搜其懷果有短劍。遂請王命率衛士來捕子儀。子儀聞事發。乃奔于燕。莊王既誅黑肩。自嘆曰：「先王迹息澤竭。故吾兄弟尚且自相攻擊。况可以罪責他人乎？」乃召魯桓公曰：「周綱不正。弟兄相攻。本欲興兵伐鄭。雪恥。奈國家多故。不能區處。寡人欲息此刀兵。惟齊侯可以服鄭。汝乃齊侯之妹。夫可代寡人往會。」

只是 一箇 怕老 婆的

詞選

齊以圖焉。桓公受命歸國。與夫人文姜。文姜齊僖公之女。襄公之妹。嫁與魯莊公也。商議往齊。文姜曰：「齊父母之邦。妾願同往。大夫申繻諫曰：『女有室。男有家。無相瀆瀆。則亂也。』女子父母在。則歸寧。今夫人父母既歿。不可往。齊文姜不聽。堅意欲往。桓公不禁。遂與同往。至於濼。齊之地名。齊僖公已死。襄公嗣位。襄公各儲兒。聞桓公與文姜同至。遂遠迎入城。宴其夫婦於清光臺酒中。襄公見文姜桃腮杏臉。根去眉來。遂起奸淫之心。瞞其起身更衣。遂踵其後。以拽其衣。文姜曰：「兄妹之禮。不當近褻。襄公不顧廉耻。遂因而淫。」

之。襄公恐桓公所覺，乃與之出獵于。齊園使公子彭生弒於園中。是日齊人整隊伍獵于園中。是日隨行只見山明水秀，草木蒼蒼，麋鹿交戲，鴛鴦爭飛。齊襄謂魯桓曰：明公之園，曾有此樂乎？魯桓曰：敝邑之園狹隘，雖有鳥獸之往來，亦無草木之鬱茂。齊襄乃停驂而吟詩云。

苑園春晴鳥雀喧。

山光呈翠水聲湲。

依人麋鹿相忘慮。

同視文王共輔轅。

魯桓聞其語，韻清曉，亦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云。草木交枝生意濃。猴猿連臂笑東風。

蒼蒼苑園春如許。

皆在賢侯惻隱中。

吟罷，齊襄於馬上歛手謝曰：承譽太過，何德敢當。言訖，只見山背後一群小雉，錦羽相戲。齊襄顧謂魯桓曰：君試看孤發矢取第三箇雉耳。乃拈弓搭箭，弦響處，五色離披，倒翻于青草坡邊。眾從者喝采一聲。魯桓稱賞，須臾間石泉澗下古檜林中，群猿連臂下飲。魯桓顧謂齊襄曰：君試看孤投鎗取第四箇猿耳。言罷，躍馬橫鎗，正欲跳澗投猿，早不知公子彭生仗劍伏於蘆葦深處，乃大喊一聲，從後斬桓公於馬下。襄公佯作奸細所刺，詐哭而歸。魯之從卒咸見彭生。

批言及自志作
所弑乃奔歸魯告諸大夫大夫申繻聞其事即奉公
子同即位是為魯莊公莊公即位乃欲舉兵伐齊申
繻曰齊強魯弱不敵明矣只遣使問罪如其不服然
後率諸侯之兵而討之此勝勢在我矣於是遣使往
齊告齊襄公曰寡君奉王命至齊賊子彭生輒弑之
不知其君命之乎敬請其故然後動兵問罪齊襄公
事露謂魯使曰其實彭生之奸狐不知也乃誘彭生
入朝生以為當已之功速趨于朝襄公不容其訴出
事根故大聲曰彭生弑魯公左右為我斬之左右拔
劍來斬彭生不知性命如何

日閱

批 如入彀中 落花爭插 真是奪目
齊襄公貝丘過怪
襄公喝令斬彭生彭生欲訴其教已之故則頭早落
于地矣囊其首更備金帛數車遣使謝魯其罪一歸
于彭生自是文姜不歸魯日與齊襄飲宴淫亂國人
作詩以譏之曰
南山崔崔 有狐綏綏 魯道蕩蕩
齊子由歸 既又歸止 曷又懷止 云云
後人有詩曾譏魯桓公云
男女閭門最要珍 魯桓何事與同行

愠而
不怒

當時若聽申繻諫

不作亾軀亂紀人

一日齊襄與文姜宴於御苑大夫連稱管至甫三

大夫相率上表諫齊襄不宜留文姜在齊齊襄怒貶

二人往戍葵丘齊之地名此誠之曰今瓜熟之時而

戊明年瓜熟方喚汝回二人即日便往葵丘自是國

中無人敢諫者文姜曰我先君奉王命至齊所以欲

君和鄭也今先君卒于國而鄭又不和妾終年在齊

與君作樂非惟得罪於先君如王知之君亦何安齊

襄悟將往鄭說鄭伯朝周忽鄭使至曰鄭國上卿高

渠彌弑鄭伯群臣今立忽之幼弟子亶將欲與君侯

嬌作

會盟於首止齊地名齊襄大怒曰忽為鄭之長子奸

臣敢為無禮以殺之遂回書許子亶之會命石之紛

孟陽二將名引兵五千伏於首止以聽行移至期子

亶與高渠彌等相從至首止見襄公曰敝邑與齊乃

唇齒之國今亶新立不敢自私故會明公以尋舊好

齊襄問曰先兄因甚而殂子亶曰因病而死齊襄怒

曰匹夫無故使賊臣弑君焉敢瞞我遂命孟陽於座

上擒子亶子亶驚曰非孤之罪乃上卿高渠彌也渠

彌見事發遂奔歸不上三里路逢石之紛擒見襄公

襄公命斬子亶於桎車裂渠彌之屍謂鄭之從謂曰

張

鄒臣
縱橫

可歸迎公子突復位。否我必來征。鄭卒歸告祭仲。祭仲自思突乃是吾逐出蔡。今若再迎而立恐其害已不如立子儀為君以塞其禍。子儀鄭莊公之幼子遂立子儀厲公。即公子突也在蔡聞子疊被齊人所殺祭仲立子儀欲歸爭位遂入櫟。鄭邑名櫟之大夫檀伯堅拒城門而不納。櫟城百姓自相謂曰舊君將入大夫何為而不納遂殺檀伯開城門鼓舞拜迎於道路我等願奉公入鄭正位。戮奸臣以洩舊恨厲公見百姓戴服將謀入鄭祭仲聞之急使大夫傅瑕領五千甲兵屯於大陵。鄭地名以拒厲公時無兵只得暫

居於櫟百姓勸其養兵蓄糧俟時而動却說連稱管至甫成在葵丘及一年襄公全不遣人代之二人怒而相謂曰齊君不納我等之諫反遠貶出成既約及瓜而代今瓜熟而代者不至今不預為保身之計禍將及矣至甫曰然則如何稱曰吾聞公孫無知乃齊侯之從弟先公在。謂僖公也時嘗愛惜之今齊侯滅其祿爵無知甚怨不如遣人謀於無知弑齊侯立其為君則我等富貴豈不久哉至甫然之曰他人耳目長不可輕洩非親往其事不成至甫遂從夜逃歸見公孫無知無知延入問曰公成葵丘何以至此至甫

批註列國志傳卷之三
請屏左右告曰齊侯失德淫乎其妹而弑魯桓公鄰國聞之不日齊爲坵墟矣公子念先君鍾愛之恩保全社稷宜除無道踐其大位交睦諸侯豈不美哉無知默然良久曰此吾志也奈無與所謀之人至甫曰良臣擇主良禽擇木公能有志以成其事臣請任其謀無知問其計甫曰昔者先君嘗於春秋狩於田野以省耕省斂此禮齊廢久矣公子來日上表令其修先王之政秋獵于田齊侯從而出狩伏兵郭外待其歸而殺之大事成矣無知然之匿至甫於家次日無知告襄公曰臣聞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此先王之政古今之通義今此政齊廢久矣而民間田野不闢詞訟日繁乃國家大弊兄侯能修此政出狩則民殷國富鄰國愈加敬畏也襄公然之遂命整駕出狩忽一人自外而入曰不可出狩車駕若出勞民傷財况且列國刀兵滾滾恐招奸細小人公祝之乃大夫鮑敬叔之後姓鮑名叔牙見爲公子小白襄公小弟太傅公叱之曰出狩乃爲政急務何勞民之有不聽叔牙退朝與友人管夷吾曰齊侯政令無常使民慢易今不早去國將亡矣管仲然之叔牙遂奉公子小白卽齊桓公出奔於莒莒小國名在齊

那時
又是
一齊
高而

都南三百里即今山東青州府營縣管仲召忽時爲

子糾之傳聞其說亦奉糾奔於魯管仲字夷吾穎上

金仲家貧叔牙常多與之故二人智慮相同次日襄

公率文武從駕遊于姑焚齊之地名也轉獵于貝丘

亦齊地名時秋末冬初寒威乍作黃葉分飛襄公在

馬上見楓林似染衰草連天遂披襟感興而賦之曰

秋光暮兮楓葉翻寒威作兮露正漫青烟凝翠兮

光景盤桓

因見田疇廣闊百姓衆多又賦之曰

田疇辟兮疆界寬鷄犬聞兮生齒繁千乘之國兮
我獨奠安

歌畢寒風颼颼日色慘淡行過樹林密處忽見犬豕
橫擁于馬前公在馬上呼左右曰何不爲我射此豕
乎左右舉目視之告公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跳梁
於道上襄公怒曰白日青天怪從何出遂發矢以射
之豕作人啼曰公淫妹而駕禍於我汝祿將終尚發
矢以投我乎言訖不見襄公大懼倒翻於馬下口吐
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扶歸不知性命如何

批 白日裏見怪

齊召忽從主死節

襄公車駕回至東門管至甫伏兵一起刺襄公死於車中連稱亦歸奉無知而立之群臣不朝有一人挺劍而入數無知之罪曰汝弑君之賊焉能主齊社稷吾奉內宮言是襄公夫人之旨之旨斬汝逆賊別立新君無知正欲奔走其頭隨劍落於殿下衆視之斬無知者乃中軍大夫雍廩也至甫連稱見事發出走於外魯莊公聞齊國大亂無君謂公子糾曰汝兄既死無知亦亡公子盍往而正大位糾曰無一旅之師何能興國莊公曰孤助公子精兵五千命召忽管仲

啓須
道辛
庚

計
論
正

送汝歸國糾遂謝而出魯至中途納城震天旌旗遮日忽人報莒人與鮑叔牙奉公子小白歸也管仲告糾曰小白將先入齊仲請分兵從間道以阻之糾許仲從山陰後抄出以精兵遮道謂小白曰我主兄也汝弟也烏得爭先奪位遂拈弓搭箭直射小白小白馬上翻身一閃其箭正中玉帶之鈎白遂收其箭以囊之莒人奄至管仲不能抵阻大夫雍廩開城門接小白入城群臣奉其卽位是爲齊桓公公二糾與管仲攻城不下乃回魯請益兵甲來爭位桓公卽位以賞功罰罪陞雍廩爲上大夫問群臣曰公子糾在魯

孤之寢食不安。此事若何。鮑叔牙進曰。臣請得精兵五千於魯。說魯以殺糾。如其不然。臣願生擒糾於魯中。桓公聽其言。遂與精兵五千奔魯。屯於長勺。魯國地名。牙使人遞書告魯。莊曰。寡君以諸侯咸附。百姓戴已。故得奉先君之祀而踐大位。今既立國。國無二君。公子糾與寡君手足不忍加戮。願明公為我討之。管仲召忽請囚歸。以戮。否則魯將為仇敵矣。莊公得書問曰。於大夫施伯。施伯曰。若小白為君。叔牙為臣。必強齊。霸國不如殺糾。以和隣國。是也。莊公遂召糾入朝。謂曰。齊侯有詔。令斬汝。糾大呼曰。魯侯何懼。

小白成我而不終乎。左右遂擁糾斬之。將囚召忽。管仲召忽仰天慟曰。忽為人臣不能為王討賊。主亡而反事仇敵。非吾志也。遂頭觸殿柱而亡。管仲甘心受囚。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召忽平膺子糾思

主亡何忍苟偷生

莫言小諒非臣守

曾有何人追仲能

公子糾與召忽皆死。施伯告莊公曰。管子天下才也。不可送還於魯。莊公令囚於生竇。魯地名。待孤請魯侯赦其罪。然後釋囚。便為我用。遂囊糾忽二首級付與叔牙歸齊。叔牙將糾忽之首級歸見桓公公拜牙。

識人

爲上宰使預國政叔牙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而法於四方弗若也執袍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知勇焉弗若也公曰昔者管仲射吾一箭偏中帶鉤吾藏之以待報仇今若得之吾將斬首何可更用叔牙對曰臣聞明主立賢無方不念舊惡管仲有經濟之畧明公當置歸而用之方能富國強兵矣桓公從牙之說差使往魯牙又曰施伯魯之謀士今若知齊將用

得已

管仲彼必不肯放還必得能辨使者方得而歸公曰誰可奉使牙薦一人乃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公孫隰朋也桓公大悅遂命隰朋使魯至魯告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各管仲者見囚在魯命臣乞歸斬首以戒不忠莊公問施伯施伯低與公曰管子者天下才也故齊侯欲脫歸而用之若管仲用於齊則魯國必弱公宜殺之以屍付其使可也庶免後患莊公欲殺仲以屍還隰朋隰朋曰寡君以管仲遮道射其帶鉤欲親手戮之以削舊恨若以屍還國齊寡君何以釋恨何以戒群臣莊公謂施伯齊侯果欲殺管仲

習謀之士

又焉用之。遂命取仲付隰朋。朋謝而歸。至堂阜。齊地叔牙聞仲生還。親至堂阜。解其縛而禮之。管仲曰。吾該死。賤俘子何待我。正欲觸道而死。叔牙乍救之。曰。賢友抱經濟大畧。不遇明主。是猶明珠藏土。今主上尊賢納士。大度寬仁。子能舍怨而事。則可展子之志矣。仲泣曰。吾食公子糾之祿。糾死。不能仗節。而亡。今又棄怨而事仇。有何顏立於世哉。叔牙曰。吾聞大丈夫執貞而不拘諒。子能舍怨事仇。展經綸之才。致太平之治。垂功于竹帛。揚名於後世。豈不為美。又何必效區區之小信乎。仲乃與叔牙入齊。

亦說

管夷吾條陳霸策

叔牙先見桓公。曰。管仲既至。主公宜舍舊日之怨。效明王而尊禮之。庶幾賢士方為我用。公悅。親自出迎。入朝。賜坐。仲稽首拜曰。臣乃該戮賤俘。得蒙君宥。不死。亦為萬幸。何敢預坐。桓公乃赦其罪。仲謝罪。公問曰。齊乃千乘之國。列於諸侯。自因先君。謂襄公政令無常。以致國勢不大。寡人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如。仲對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明公欲立國之紀綱。必以禮義廉耻。而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振矣。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

安在

惠君
事仇
四維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發政施仁必以愛民爲先
公曰愛民之道何如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
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
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
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政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
也公曰愛民之道旣行處民之道若何管仲對曰士
農工商處于四等則民有定矣公曰民旣定矣齊國
禍小甲兵不足若何處之仲對曰兵甲欲足制重罪
贖以犀田一戟輕罪贖以贛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
宥問罪素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

國富
兵強

手
徑濟

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當以鑄鉏夷斤櫛試諸櫜
士甲兵大定公曰兵甲旣定財用不週何如管仲對
曰銷山煮海其利通於天下財用足財足而國富矣
公曰國家財用旣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對
曰強兵之屬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
制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
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
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
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

有紀

王列
霸國
雄圖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黃振
旅秋以獮治兵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
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
共之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游故夜
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
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
以屏周室桓公曰國用既興兵勢既強吾欲獎率三
軍操練將士以征天下諸侯何如管仲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公曰

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
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騁頰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鄰
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
其資帛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
好使人嚮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篡
弑者而先誅之則天下諸侯皆信吾不爲併吞相率
而朝於齊矣桓公大悅齊戒三日欲拜管仲爲相管
仲辭而不受公曰吾納子之霸策欲成吾志故拜子
爲相何如不受仲曰臣乃有罪之徒何敢居其大位
明公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霸業成矣公曰五傑

是誰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越。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君若政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桓公遂拜管仲為相。隰朋以下五人皆依管仲所薦。遂出榜于門外。管仲所

人有
掩雷

秦已上之政盡舉而行之。百姓奉法。齊國大治。

批 讓靈乃是任處。真是好漢子。

東屏先生有詩云

宮道彎弓射帶鉤

納言鮑子竟忘仇

強齊定霸安夷夏

小諒何防召忽求

潛淵居士五言一絕。贊美管仲有才。叔牙知人而桓

公納士云

夷吾負大器

初釋堂阜縛

便為齊國基

羽翼霸成時

一舉三賢萃

桓公大可奇

又有古風一篇

世降春秋離亂極	君臣蜂起相篡弒
士抱尺寸文武材	投秦奔楚爭售藝
夷吾犖犖經綸才	明王不遇甘塵埃
叔牙一釋堂阜縛	桓公便築迎賓臺
君臣既合如魚水	謨謀霸策條陳開
揚眉吐氣通世務	兵能強盛國能富
先定四民正紀綱	再制十軌排軍伍
軍伍既多兵甲強	便出遊騎監四方
內安王室尊天子	外攘胡夷固夏疆

諸侯有亂隨征討

扶傾濟弱義堂堂

堂堂霸策條陳畢

君臣協力相扶弼

內修文德綏諸侯

外耀兵威制夷狄

以致生靈溺左衽

千古功名在周室

楚王加號僭鄖絞

楚子熊通乃熊渠十一世孫駕坐郢州。即今湖廣荊

州府文有闞伯比闞廉遠。音尾章道朔武有屈瑕屈

重屈完闞祈雄兵五十萬虎視漢東。即湖廣邊地列

國一日設朝諸侯畢至楚子問曰吾楚地居蠻夷。荆

州古為荆蠻所居垂王平水土分天下貢故為荊州

大題

與中國不交。今吾帶甲數十萬，欲觀中國之政。卿等誰敢引駕？大夫鬪姓伯比名曰吾楚久不通於中國，所以不列諸侯之盟。王欲會盟中國，必請周天子賜王加號，然後方可。楚子悅，遂差隋侯。隋漢東小國，即今湖廣德安州隋州縣是也。往周請命隋侯。名輦到京。見天子。周桓王請命群臣，皆曰：「楚子久失朝儀，已有吞周之意。今又賜王加號，則中國諸侯皆僭國家危矣。桓王不許，隋侯歸告。」楚子楚子不悅，遣隋侯歸國。伯比曰：「今中國諸侯皆侵凌王室，不貢方物。既不加號，王請自尊大國，驅荆襄之眾，橫行中國，則霸業。」

無將此請何乎

楚是口氣

成矣。楚子大悅，令築高壇，列陳冠冕。次日，鬪伯比率眾文武，請楚子升壇，尊為東楚。武王行大禮，訖。楚王降壇，受賀。漢東小國，如江如黃之類是也，皆來朝貢。惟隋鄖小國名，在德安府、鄭羅一小國名，皆屬湖廣襄陽府四國不至。武王大怒，曰：「誰與我引兵伐此四國？」言未畢，右班中一人摸拳擦掌，怒目睜睛而進，曰：「臣願領兵，王視之。」乃漢陽人也，姓屈，名瑕，莫敖大夫也。王曰：「非莫敖，即楚官名也。」焉能濟事？即賜前部之印，屈瑕掛印謝恩，出朝。忽左班一人大叫曰：「莫敖且留！先鋒印待我來掛，衆視之。」乃監利人也，姓

七

像

闕名廉字子清。上大。夫伯比之姪也。廉亡。奪屈瑕之印。武王曰。且勿動手。二人可在。殿上試劍。高者掛印。二人拔劍。便舞。闕不十合。各有相擊之勢。伯比告曰。臣觀屈瑕性氣驕傲。若得志。便不慎。終闕廉。雖年少。臣觀知其厚重。可屬大事。前部之印。還須與廉掛之。王不聽。遂以屈瑕為先鋒。闕廉。謂之與兵正十萬。東伐。隋。鄖。屈瑕。次日升帳。謂廉曰。今四國何者為先。廉曰。隋所恃者。鄖。羅。諸國。若先攻其瓜牙。則隋勢孤。而易滅。瑕然之。大兵望鄖而進。至絞。隋小邑。絞之守將杜猛。雄堅。閑不出。楚兵不能進。廉謂瑕曰。絞乃小邑。

自勝 自負 自記 自外 自予 自奪 斷輪

所向 無前 果勝 得勝

畧施一計。則破瑕。令五百弱軍。採樵于絞之南。令闕廉帥五千兵。伏於北門。自率大兵。伏西門。准備襲絞。將士奉計而行。絞之哨馬。必報孟雄曰。楚兵。糧盡。今將班師。而在南山採樵。雄曰。楚人多詐。不可動。旃。令壯兵一千。往南山觀之。壯兵至南山。捉楚兵三十名。而歸。雄驚曰。焉能捉得此卒。壯士曰。楚卒皆老弱。若出大兵一擊。則盡可拿矣。雄即披掛。率本城五千兵。開門殺出。楚之採樵者。故緩緩而退。孟雄促兵趕上。二十餘里。屈瑕殺入西門。闕廉殺入北門。孟雄勒馬。殺回絞城。下喊聲大震。屈瑕斬孟雄于馬下。盡收降。

卒大軍進屯於蒲騷鄆子 名仲盧聞楚兵破絞至蒲騷大驚將校程文龍曰楚兵初至疲弊無戰心可率大軍屯于蒲騷之南示其欲戰之勢一而往隋求救隋兵至然後夾攻楚必敗矣鄆子遣使投隋即率大軍屯於蒲騷之南哨馬報于屈瑕闞廉曰鄆兵本無戰意但張假勢以待隋之救先鋒率一枝兵截其隋路我分兵以攻其寨鄆必破矣瑕曰鄆人奸猾試卜其吉凶何如廉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依吾之計勝勢在我何必問卜瑕曰子清之言是也遂率本部屯于鄆城之西次日闞廉以銳卒攻鄆寨鄆仲盧聞楚

兵奄至披掛出陣被闞廉捨入轅門斬仲盧於馬下程文龍見仲盧被斬引兵欲保鄆城屈瑕截其歸路闞不十合瑕刺文龍于陣上鄆兵大敗楚人收其降卒望彭水而進批闞力林勢去張

楚屈瑕鄆水大敗

楚子大兵屯于彭水

羅國地名

哨馬報于羅侯

名班

羅侯欲棄城逃入于隋大夫郭伯嘉曰不可今楚先

鋒謂屈瑕

一戰滅

絞再戰滅

鄆其心必驕驕必不備

請得精兵五千屯于鄆水

羅水名

以勁弩怯其陣勢

修書與盧蠻王

盧地之番王

令以精兵襲後楚人進

鄢之提也必小

退無路。則屈闔二子死於鄢矣。羅侯大悅。遂遺書盧
 蠻王。又與伯嘉精兵五千。勁弩手八百名。伯嘉引兵
 屯于鄢岸。楚兵不能前進。瑕果然情志終日在帳中
 飲酒。不圖前進。闔廉告曰。羅兵阻于前。今不速進。倘
 有奇兵後襲。則我進退無路。先鋒不可不察。瑕曰。吾
 兵離襄郢。勢如破竹。一羅何足道哉。姑待數日。何故
 多言。廉又曰。此間地勢險狹。若久屯兵。必有不虞之
 禍。請速進兵。瑕叱廉退。下令有再諫者斬。又數日。伯
 嘉遣人遞戰書來。請楚兵渡鄢水。以決勝負。屈瑕大
 怒。裂書于地。斬却來使。遂令三軍渡鄢水。楚兵正濟。

鄢之提也必小

半河。羅兵以勁弩列於岸上。箭下如雨。楚兵不能登
 岸。屈瑕以紅旗右麾而退。前岸塵頭蔽日。喊殺連天。
 盧蠻王引兵殺至。截住右岸。楚兵大亂。自相攀住。悉
 溺死。鄢水。屈瑕與闔廉力戰。登岸。奔歸。盧蠻王勒兵
 後。趕楚兵止。存三萬餘人。走至荒谷。地名屈瑕嘆曰。
 不聽子清之言。以致英雄喪於夷。盧自縊荒谷林中。
 闔廉引敗兵。走回本國。後人有詩為證云。

膽畧驍雄楚屈瑕

征鄢伐絞智堪誇
奈何不慎羅戎計
空使功名喪谷涯

說楚王在朝。聞屈瑕伐絞。鄢勝表到。王大悅。伯北奏

曰莫敖舉趾高縱其心不懼若伐**絞**得勝其心必怠
 王請益兵救之不然將有後悔**楚**王笑曰將家得志
 豈有先勝而後敗哉言未訖闞廉引敗兵入朝待罪
楚王大悔曰是孤之過卿何預焉赦廉以後原職曰
 我兵既敗**隋****羅**必恃強吾不親征久後必不肯奉貢
 遂以屈重為先鋒闞祈遠章為左右翼太子熊貲為
 保駕大發精兵二十萬即日出城夫人鄧曼武王夫
人鄧侯之女姓曼者餞於西門酒至數巡王謂鄧曼
 曰吾心蕩矣再不奉陪遂登車而行鄧曼私謂太子
 曰王謂心蕩其祿將終汝在軍中量勢而行善事父

王熊貲拜受而往**楚**兵至漢陽府令尹闞祈曰我師
 衆多宜列寨柵於漢水之左漢水在府以兵威示**隋**
隋必自服武王不聽以大寨屯城南小軍山下是夕
 屯軍山下風拆一櫺音門樹壓王驚起臥榻王寨三
 躍而卒夫人乃弦料敵則有先見之明
 後人有詩一絕以賢鄧曼有先見之明云
 凶吉星辰感應通 蕩然不固祿將窮
 賢哉鄧曼能先見 楚子終亡櫺木中
 軍中謠攘不定太子欲發喪班師屈重曰若發喪班
 師**隋**必後趕不如隱喪勿發三軍直抵**隋**城得勝方

可舉哀於是軍中總務付於太子大軍直殺至隋三
 鍾山札寨立柵定壘大張兵勢詐示久屯之意哨馬
 報於隋侯王星名荆州分野軫謀士季梁進曰臣仰觀天象翼
 今楚王遠出大軍左札三鍾未戰而屯久安之寨此
 必能通卒於軍中恐我兵襲後故示此也依臣之見
 莫若深溝高壘求救隣國不日楚軍當盡喪於隋矣
 大夫田少師人姓名曰季梁之言不足為信楚既喪
 其主將士無主焉能隊伍整齊營壘布列言未訖楚
 兵攻城甚急少師曰楚兵甚銳我孤城不可久持主

公宜將金帛十數車臣願往楚寨謝罪庶幾隋國可
 免隋侯即寫謝表與少師少師登城將發吊橋楚人
 箭如雨發少師忙叫吾奉命見楚王者勿發亂箭楚
 兵收弓引見屈重少師欲往三鍾大寨見楚王屈重
 詐曰楚王有令凡事詔我先鋒區處不必見王少師
 曰寡君前失朝貢致勞大師圍城今令少師見王謝
 罪若許則開城門賚金帛以勞王師乞存社稷重曰
 我王伐隋正欲問汝不朝之罪既汝君臣議謝何為
 不許大夫可賚勞物至此我當替汝奏王少師歸告
 隋侯曰可即將金帛與出勞軍忽報楚先鋒欲入城

議事隋侯令放弔橋接屈重入朝隋侯降堦而迎重
 曰我王恐你君臣議論不定詔我來盟如果不定則
 約來日攻城隋侯連聲曰事定矣事定矣遂令取出
 金帛十車謝表一道重受其貢物當殿立盟而還少
 師送出城外屈重戲俠少師乃挽其馬曰大夫送吾
 入楚以觀荊州風景何如少師懼辭曰容再入貢以
 借遊覽今日不得遠送屈重拱手作辭而別楚兵遂
 班師

息伯瑗請楚伐蔡

却說季梁告隋侯曰楚人令屈重入朝受盟此必楚

忙裡要話

季梁在何處且比料得隋侯之不聽

王有變乞乘勢追擊楚無主必然喪敗隋侯曰楚兵
 壓境隋幾將滅今賴數十車金帛以全社稷國之大
 幸何可更追以召其禍道尤未了哨馬報楚兵渡漢
 水三軍披孝齊發哀聲原來楚武王早卒於軍至是
 始發喪也隋侯曰吾見其軍容甚盛止料其生誰料
 其死皆吾不聽季梁之言以誤大事也億悔不已後
 人有詩為證云

襄水游游濟楚兵
 武王雖死威能振
 金帛初離城郭外

楚兵設詐逼隋城
 隋氏徒生許不聽
 哀聲便動漢江濱

季梁高見將焉用

笑殺當年聳聳人

楚兵歸國伯比等奉太子熊賁即位是為文王文王

賞功罰罪葬武王之喪拜屈重為上大夫近臣奏羅

國諸侯石玉奉表進貢文王喜不自勝曰吾今征服

鄭紂隋羅稱貢甲兵百萬糧料充足意欲耀武中原

卿等以為何如伯比曰東方諸侯雖服然西有申鄧

未除也王必親征申鄧然後方可圖霸中原王曰鄧

祁侯乃吾外祖何可加兵伯比曰圖王霸業何論親

隣臣聞齊用官夷吾併吞列國王如不取久後齊必

併鄧文王遂令闢祈闢丹為前鋒遠章為保駕大發

滿口
驕談
自以
為無
患

精兵十萬伐鄧行一舍之地忽前有一騎見駕王問

為誰其人曰臣乃息侯之命前來見

國大夫姓章名師舜奉息侯之命前來見

楚王曰有何議論師舜曰臣之祖母言息侯之夫

人乃陳侯之女乃陳氏所生為息媯與蔡侯各獻

舞之夫人姊妹也蔡侯夫人亦陳侯之女昨歲主母

歸寧於陳女子出嫁再歸省親曰歸寧過蔡而蔡侯

不以禮貌相待故臣主公怨咎蔡侯失禮然國小兵

微不能報怨今聞大王東征西伐威振漢東特令臣

奉表求師伐蔡蔡亡則以息國貢稅悉朝于楚望王

伐蔡
之始

何善
何善

察之楚王躊躇曰蔡與息實親隣之邦。何忍自相吞併。闔伯比低聲告曰。大王正欲耀威中國。吞併列侯。今蔡息自相吞併。是天啟楚霸也。王速停東伐之師。移征蔡國。蔡服則息亡。息亡則威振中原。而曹宋魯鄭披靡拱服矣。楚王曰。然則何計進兵。比曰。我兵移在息向六斗山。在羅小縣出屯於谷河。在息州岸詐稱伐息。使息求救於蔡。先令大將部一枝軍伏于蘆山岡。在上蔡縣待蔡兵一出。我兵打入蔡城。則不戰而破矣。文王大悅。令師舜回報。大軍遂西循六斗山。出屯于谷河岸口。詐揚伐息。令闔丹領五千兵。先伏

息到
不爾

蘆山岡師舜歸告息侯。息侯便差舜入蔡求救。蔡侯曰。息吾之姊親。不可不救。盡率本國精兵出城。行上三十餘里。闔丹殺奔後追。哨馬忙報蔡侯。蔡侯回馬遇楚兵于莘原。蔡地更不打話。二馬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忽然戰塵滾滾。喊殺連天。一枝兵馬從後殺來。蔡侯視其旗號。乃楚將軍遂章。蔡侯棄闔丹而走。二將勒馬後追。差百步餘地。闔丹拈弓望馬膊射中一矢。蔡侯馬失後蹄。倒落平坡。遂章活捉而歸。楚兵打入蔡城。蔡侯告楚王曰。君處南海。分土為疆。何故興兵擄我。楚王笑曰。汝姨親。息伯瑗請兵擒汝耳。

一擒
一從
楚何
楚何
楚何

蔡侯仰天嘆曰唇齒相傷蔡亡息能保乎楚王令斬
蔡侯蔡侯大呼曰楚兵初入中原若伐一國而便殺
一主則中國諸侯結連抗楚而一楚能敵衆乎闞伯
比曰獻舞之言可聽大王宜赦其死與之立盟自今
以後蔡與楚為連患難相救再黨齊魯則又征之不
晚楚王從比之言令釋蔡侯立書為約蔡侯犒勞楚
之將士宴楚王於迎暉堂酒至半酣楚王戲謂蔡侯
曰古云色傾人國今子吝一筵不宴息媯被吾征伐
是酒亦傾國也蔡侯亦答曰息伯瑗因酒謀我我亦
知其因色而喪也楚王問其由蔡侯欲楚子伐息故

谷之曰伯瑗自娶息媯入國貪戀其色不理國政朝
夕惟與息媯宴樂而已是以知之楚王聞蔡侯誇息
媯之貌心甚傾慕次日大軍出蔡闞伯比曰我蔡擄
息使楚威震於華夏在此舉矣楚王問計比曰息聞
我兵伐蔡而歸必迎王駕入城而燕之不如就坐間
擒下伯瑗不勞寸鐵收功而歸王悅大兵至谷河息
侯果迎楚王入城以宴之伯比分付闞丹遠章就坐
中以擒息侯二人受命各仗劍從楚王來擒息侯不
知性命如何

批 不料息媯既破竟生楚王雲雨臺

楚王王仗威擄息媯

楚王入宴。二將仗劍侍於王側。酒至數巡。王侯息侯曰。寡人息侯本為君夫人。而勞將士。今君夫人言息媯也何不出謝。息侯辭曰。寡小君有恙在身。不能致謝。楚王怒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故拒左右。何不為我擒之。息侯正欲訴說。闔丹仗劍傍出。劈其首於座下。遠章打入後宮。息媯聞楚兵生變。嘆曰。引虎入羊群。皆吾自取也。遂奔入花園中。跳下古井。遠章後趕入。搶其衣裾。救出見楚王。楚王見其容貌絕世。遂載車後。留五千兵戍而歸。

胡曾先生有詩為證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首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長掩淚

祇應翻恨有容華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楚霸荆襄勢正強

息侯何自引豺狼

祇知伐蔡耐妻恨

誰料妻為楚氏妝

楚王既歸不行伐息之賞。罰鎮日與息媯宴樂而已。

息媯雖侍楚王之宴。然終日含淚不開。一言過歲餘。

乃生一子名熊羆。音喜一日楚王謂息媯曰。爾今事

吾子亦生下一胎。何為對我終不肯開一言而鎮日

含淚
何竟
曾蓋

含淚以吾荆襄大振威鎮華夏有何不足息媯曰妾
乃一婦人而事二夫更有何面目對人言笑乎言罷
雙眼交淚悲愴不勝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息媯肯事楚王前

百媚千嬌止不言

既適二夫非烈女

何如早死後花園

楚王見息媯悲愴不勝正撫慰間內臣奏大夫鬬伯
比屈重莫敖等有表諫王貪息媯之色罷伐鄧之兵
不理國政荒怠霸業四事王怒下令有再諫者斬首
示衆群臣在朝門外商議無敢再諫者忽人叢中閃

出一人身長八尺鑿齒圓睛大聲謂同僚曰君有過
爲人臣者不以死諫非忠臣也公等請間某願入見
楚王衆人視之乃偏將軍姓鬻名拳字公勇丹陽人
也衆皆曰公勇能盡忠入諫實社稷生民之福拳拔
佩劍斬左足五趾鮮血流地與本部兵鳴金於闕下
曰王如苦耽酒色不理朝綱則臣將率本部精兵生
變於外楚王聞金鼓之聲問於內臣內臣以拳之事
奏知楚王嘆曰鬻拳以兵挾諫實寡人之過非拳之
罪也遂出朝治政。

後人有詩贊云。

剛勇鬻拳子。以兵諫楚王。拔刀先刖趾。

鳴鼓再封章。雖失人臣禮。能張國紀綱。

春秋百世下。尚播姓名香。

楚王既出朝。群臣鼓舞稱賀。王曰鬻拳刖足以諫寡

人有國士之風。雖以兵挾亦為忠憤所激。欲復原職。

又刖足不能任事。使為大閹。守門之官。子孫世襲其

職。以表朕意。拳謝恩受職。王遂以鬪祈闢丹為前部。

自率大軍二十萬。殺奔鄧。即河南南陽府鄧州。來至

刀河。左鄧州西。下寨。王問伯比何計。進兵伯比曰不

可震驚鄧國。借假道伐申。申破則鄧不足惜。王喜遣

接步

使告鄧假道。鄧祈侯曰。吾甥。文王鄧侯外甥。有志征

伐。合當出城勞軍。忽堦下三人進諫。不知為誰。

楚伯比假道因滅鄧。

公視之。乃騶甥。冉甥。養甥。三人皆鄧侯外甥。又為鄧

大夫。諫曰。臣等觀楚子形如狼虎。必有吞鄧之意。不

如乘此機會。埋伏城下。一鼓而擒之。方免後患。祈侯

笑曰。三甥差矣。楚子乃吾之甥。汝輩之姨弟也。焉有

此意。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噬臍難

及。若還除之。必在此時也。祈侯不聽。曰。人將不食吾

餘焉。可害甥。而取人輕賤哉。三甥追而嘆曰。舅氏不

聽我等之諫。社稷尚且難保焉。有其餘而食也。祈侯親自出城迎文王而宴之。宴罷三軍望申而進。哨馬報於申侯。申侯問于群。下大夫孫璿曰。申與鄧禍福相同。患難相救。今楚子逞大國兵甲征隋。滅絞。假道伐申。鄧既許過申。小何敢與抗。莫若出城納降。可存社稷。申侯然之。次日率群臣出城納降。文王將受其表。伯比奏曰。大軍阻山險水。假道方得至申。若不虜申侯而受其空表。則下歲申又不服。王請察之。王令斬申侯。大軍殺入申城。盡擄其金寶。雷五千兵以戍其地。班師至鄧。伯比又曰。今兵得勝而歸。鄧侯必

申之
商寒
申之
駟奇
就十
孫批

又出城。挽王駕。王念舅氏不忍加兵。可令前部乘勢殺入。斬鄧侯滅其國而歸可也。王遂傳旨令前部闖祈闢丹。依計行事。二將得旨。令三軍偃旗息鼓拱手而過。鄧城鄧侯聞楚王兵至。果出城迎接。三甥自嘆曰。鄧亾其在此乎。遂逃歸田闢丹。遥謂鄧侯曰。楚王車駕向後五十餘里。明公不勞伺候。鄧侯乃出郭外。楚兵殺入。喊進鄧城。鄧侯見楚有變。拍馬回救。城門已被楚兵所據。不能入城。在馬上長聲嘆曰。吾早不納三甥之計。今日噬臍難及耳。乃觸而死。胡曾先生有詩為証云。

懼悔
遲矣

鄧侯城壘漢江干

自謂根深百世安

不用三甥謀楚計

臨危方覺噬臍難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嗟彼春秋世相吞不顧親熊貲兵滅鄧

勝似虎狼心

文王大軍奄至遂入城收鄧侯屍首。葬於城南。蓋欲掩其本意也。留楚兵五千以戍其地。盡收降卒而歸。是時天昏日暗風色慘淡。文王駕出城南見鄧侯之塚心下惕然。自覺悔滅鄧氏。遂沾寒疾而歸。王問曰：東方已定。吾將欲北戰中原。寡人又有小疾。此事奈

何。伯比曰：杜伐非小事。王善保龍體。姑緩數月。是月

文王遂薨。群臣奉息媯長子熊羆即位。是為杜敖。楚

人知楚之威息而不

人謂石城君者為杜敖齊桓公杜杏大定霸

周僖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文班管仲鮑叔牙

甯越高奚王子城父賓湏無公孫隰朋武班東郭子

豎刀易牙開方管至甫仲孫湫雍廩連稱等朝賀。已

畢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承仲父桓公尊仲不平其名

故稱之。仲父之教今國中兵甲雄多糧料充足。百姓

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霸。此道何如。管仲奏曰：當今

諸侯強於齊者甚眾。然皆自逞英雄。不知尊周為義。

所以不能成其大事。周雖衰微，亦是君王東遷以來，諸侯不朝，方物不貢。故鄭莊公力抗王師，以致君臣亂叙。遂令列國臣子弑君父者不絕。諸侯相視莫敢征討。今莊王初崩，新君僖王即位。目下宋臣南宮姓長萬弑閔公亂宋國。長萬雖亡宋君未定，明公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定立宋君。宋亂一定，奉天子之命，內尊王室，外攘夷狄。列國之中有崛強者，制之衰弱者，扶之有不奉令者，率諸侯共討之。海內諸侯皆知吾不為已，則相率而朝於齊。於是堂堂之師，名正言順，則不動兵車而霸可圖。公大悅，遂問

仁師
不可
大定

班部中誰敢朝周。請旨言未已，上大夫甯越出班對曰：臣願奉使担公，即修表一道，付越越至洛陽見僖王。僖王覽其表曰：

鎮齊臣姜小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奉表奏上臣聞王化無私視四海而為一。日光普照鑒萬國以同明，故我先王伐商而有天下也。擴親親之愛，尚賢賢之義，不論功臣賢士，王族子孫悉皆裂茅分土，各賜封侯。所以普日光之照，布王道之公。共立二十四王，相承四百餘載。據產奉貢，守其尊卑之禮，往來朝聘，睦其和好之儀。夫何東遷

勤王
之表

以後政令不行諸侯僭叛勢抗寤生驚傑於中國
僭稱尊號熊通虎霸於荆襄數年以來列國效尤
叛逆蜂起遂致州吁弑君華督刺主至於子弑父
者接踵以為常事臣弑君者相繼以作等閑此臣
所以深悼先王政廢而痛惜今日紀綱掃地也臣
僻處海濱猥陋不才兵甲不及秦楚親信不肩魯
衛但念先王與先君姜尚股肱王室左右周綱臣
得沐其餘澤安享富貴是以臣不忍乾剛失馭列
國縱橫敬修短表上請朝權伏願震雷霆之威下
征伐之詔許臣匡合以致中興庶幾王業奠安如

北辰諸侯環眾星之拱成周奠居似東嶽列國觀
群山之宗四夷奏法萬邦來王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王覽罷問群臣可否大夫單伯奏曰國家值政弛之
秋不能號令諸侯如齊侯有志以匡周室其義可許
遂遣人賫詔往齊令齊侯會諸侯以伐宋竊越謝恩
出與王使到齊齊侯聞王使至俯伏聽宣詔曰

國政衰微每嗟無振丕之策王綱解紐常懷有望
舉之臣咨爾齊侯小白立忠慷慨懷秉忠良立綱
陳紀上欲連諸侯以尊我室扶傾濟弱下將討逆

內改
齊令

賊以振我權是固勤勞王家之素志輔弼廟堂之赤心也。今賜爾青銅寶劍一口。綠羅珠傘一柄。俾爾糾合諸侯以伐宋。亂侯有列侯賓貢之後。徵爾入朝再議功爵。詔令到日速致施行。

桓公聽罷望北謝恩。使出桓公問管仲曰。王詔已下。何日興師。管仲曰。先傳天子之令。會諸侯於北杏。齊

地名推明王以司君令。然使師有主而戰無不克。齊侯遣使以王命告列侯。會於北杏。使者忙投諸國時。諸侯聞齊桓奉王命以會。皆奉令而行。齊桓公先領部下。文有管夷吾。武有仲孫湫。屯於北杏。令軍士築

壇三層高起五丈布列。旌旗整飭。禮樂專待諸侯來會。不數月。宋桓公領文官戴叔皮。武官方仲德。蔡哀侯領文官顏球。武官耿至和。陳宣侯領文官淳于宗。武官許柯。邪儀。父領文官高子南。武官滕一鶚。五國諸侯相見禮畢。屯于壇下。齊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諸侯多叛。孤奉周天子之命。會群公以匡王室。群公可推盟主。然後權有所屬。而政令可施於天下。諸侯皆相讓不已。陳宣侯越席告列侯曰。天子以糾合之命付與齊侯。即當推齊侯為盟主。諸侯咸曰。兵強國大。威德著非齊侯不可。主盟陳侯之言是

也。齊侯辭之再三，然後登壇殺牛馬之血。齊將軍仲孫湫奉血，以上齊桓公請諸侯飲血，而後盟曰：「在此盟者，朝王奉貢，濟弱扶傾。如有敗此盟者，共率列國以征之。」諸侯在壇下，咸拱手曰：「唯謹奉命。」盟畢，齊上卿管夷吾歷階而上，告桓公曰：「明公奉天子命令，而糾合諸侯，以定宋君，宋既立君，魯乃王室至親，故違令而不會盟，公請令列國之兵以討。」公曰：「仲父之言是也。」遂令陳宣侯部本國之兵為前鋒，率五國以伐魯。大軍拔柝進屯於遂，不知勝負如何。

批：像今初伯的模樣。

宋桓公背盟逃歸

齊侯大兵屯遂。

遂之魯之邊邑

遂之守臣張五貴差

銳銳

人報魯，一面率兵出敵，兩陣列開，當先一員大將乃

陳國將軍許柯，乃橫鎗勒馬大叫：「吾奉齊盟主之命

前來伐魯，列開城道與我諸侯經過，萬事俱休，半聲

不肯教汝遂城踐為草地，張五貴罵匹夫無故與兵

犯界，敢出不遜之言，若不速退，教汝片甲不回。」許柯

拍馬橫鎗，直來取貴，貴亦輪刀來迎，二馬相馳，鬪到

十合，不分勝負，管夷吾在高山埠處，以紅旗左招，蔡

兵隊中突出，耿至和以皂旗右招，宋兵隊中突出，方

甲不
解不
解不
解不

壯

仲德四馬相交團作一處。貴見三將齊到，力不能敵。望本陣走回，將至城下。城中乃突出大將，貴視之。乃齊將仲孫湫，喝曰：「吾奉管上卿之令，已先打入遂城。等汝多時，貴見前後無路，從間道走入魯。」仲孫湫拈弓搭箭，望貴後端發一矢，弦嚮處，貴斃于馬下。仲孫湫奮發一陣，貴殘兵奔魯。仲孫湫收軍迎列侯入城。齊桓公謂夷吾曰：「兵貴神速，不可少留乘勝兵而進。」魯城必敗。仲曰：「魯為周室親國，不可加兵。我師暫屯於遂，遣人迺書責魯違盟之罪。魯公不出城續盟，然後加兵不遲。」桓公然之。遂遣使迺書於魯。魯莊公聞

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

亦眼
亦結
亦謀

遂城已陷，又得齊桓之書，戰慄以問群臣。公子慶父請曰：「臣願得五千兵，使五國將士一命不存。」大夫曹劌諫曰：「齊侯假天子之命來伐魯君，出兵與敵，是抗王師也。莫若主公親往續盟，其禮甚大。」公問誰人敢從，寡人往盟。階下一人身長八尺，髭鬚清長。大聲前來曰：「等我去，等我去。」眾人視之，乃上大夫曹劌之弟曹劌，字子沐。魯之武城人也。見為本國中軍大夫。魯公見劌之丰神俊雅，而博學善談，乃曰：「曹子沐輔孤往會孤，復何憂？」遂報使令齊侯退兵於柯。齊地名我將往柯而會齊使歸告桓公。桓公傳令兵退於柯下。

七

是後地
關目

寨數日魯莊公至柯與列侯相見禮畢齊桓讓魯莊
位魯莊曰公乃盟主寡人實違盟之俘何敢預坐齊
桓固請魯莊然後就位告列侯曰孤實失德有背於
諸侯齊侯曰此天子命非其等敢專公既親降續盟
可也魯莊曰諾惟公命是從齊桓下令令軍士築壇
三層於柯之野與魯莊昇壇續盟二公登壇列坐魯
大夫曹劌乃按劍歷階而上謂齊桓曰明公奉天子
以令諸侯當用至公以服天下齊上卿管夷吾亦仗
劍歷階而上對曰魯大夫有何明教劌曰往者齊奪
我汶陽魯二邑名之田今當還我然後我始會盟管

仲告齊桓曰公將秉王令行於天下則當還魯侵地
取信於諸侯齊桓遂令還之諸侯在壇下聞者皆曰
齊公誠伯主誰敢不尊二人盟罷下壇各歸本寨宋
桓公引本部文武歸寨是夜月明風清宋桓釋甲遊
於營外遙見齊營壘殺氣騰騰列國之寨皆不可
及自嘆曰齊之強盛若是豈肯久處一隅哉其鯨吞
虎噬之志一逞我將焉敵乃觸景傷懷以賦之曰
嗟彼太陽兮墜幾西衆星落落兮各耀其儀卓彼
熒惑兮耿乎中天芒炳炳兮而光逼其流將跨乎
列辰兮有自來矣

批 風景懽然

吟畢忽外有一人道遙而入曰主公無乃有感于齊乎公視之乃大夫戴叔皮也公曰子服言也皮曰大丈夫不橫行于天下事其心屈於人下者乎公曰子服既知孤志為孤籌之皮曰以宋國之衆山川之險威德足以班干齊楚主公何不拔寨而歸以作他圖公然之遂令叔皮傳令三軍銜枚拔寨而逃

齊甯戚牧牛遇貴

及天明諸侯相會軍報宋侯背盟逃歸齊桓大怒令仲孫湫率兵追之報者曰已渡綠草河矣管仲曰追

之非義可請王師伐之齊桓使人入朝請師僖王曰宋公會盟未幾而遂背不伐何以懲衆遂差大夫單伯領兵八千會諸侯以之宋齊桓聞單伯至率列侯出迎入寨各叙禮畢管仲曰王師既至即日便拔寨興兵公遂傳令命陳蔡之兵為前部自率大軍繼後旌旗蔽日劒戟鳴空大軍望宋而進齊桓與管夷吾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一班文臣徐徐而行齊城外三十里見一野夫牧牛於荒郊全不迴避公馬將近其夫乃叩牛角而歌之曰

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

古歌
可玩

執牛
也叩
牛角
而歌
奇也
也

短褐單衣纔至，骨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

時旦。

齊桓聞其聲，語出俗，命左右擁至馬前，問曰：何處人？
氏姓甚名？誰對曰：臣衛之野人，牧於齊。姓甯，名戚也。
公曰：汝為牧夫，何得譏刺時政？戚曰：臣固小人焉，敢
譏刺時政。公曰：當今聖天子在上，吾率諸侯，賓服於
下，百姓樂業，艸木沾春，其所謂舜日堯天，正其時也。
汝今不逢堯與舜，禪又曰：長夜漫漫，何時旦？此非譏
刺而何？戚曰：臣雖村夫，不諳先王之政，然聞堯舜之
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所

為僑用，臣觀此人亦非久屈耕牧之士。他時見用於
鄰國，則齊悔無及矣。齊桓曰：令釋甯戚之縛，拜其為
下軍大夫，使其改換衣冠，就位。戚再拜謝恩。
東屏先生有詩云：

掛體牛衣一縷單

角敲歌永到更闌

唐虞過料逢時業

浪得虛聲車後桓

潛淵居士有詩云：

綠野春風百草青

齊桓車馬滾紅塵

當時不賦南山燦

爭得名為五霸臣

戚既謝恩而就大夫之位。齊桓問曰：寡人此行欲加

兵於宋大夫試卜勝負何如戚曰明公奉天子之命
糾合諸侯此固在德而不在威依臣之計大軍不必
入宋莫若屯於齊境臣雖不才請掉三寸之舌前去
說宋侯出城贖罪兵不血刃而諸侯自服矣公大悅
傳令扎寨於齊界上令戚入宋以說宋公不知如何

批 牛衣掛禮乃強傾勃侯王

審戚舌動宋桓公

審戚既承命往宋乘一小車寬衣大帶與數從者來
至城下使人報知宋公謂群下曰戚來何故叔皮曰
此必齊侯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皮曰臣知

首戴 第笠 身衣 祕襪 宛似 收夫 模樣

語中 膏膏

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仙紀綱不振教化不
行之世而曰舜日堯天此小人誠不知政教也且又
聞堯舜之世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夷而天下安所
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是也今者一舉而魯違盟未
幾而宋背命兵戈連塞桑廢農荒而曰百姓樂業草
木沾春此小人又誠不知時務也然小人又聞仁則
王力則霸假天子威權而號令天下此小人又不知
其與唐虞揖遜何如也齊桓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
抗拒諸侯喝令斬之左右推戚於馬前將斬審戚顏
容端正全無惧色隰朋跪曰請息虎威容臣所啟主

世宗皇帝

卷三

五二

章野
中勿
色好
漢

公奉王命而號令天下戮一牧夫識者以其為抗拒諸侯殺之當也不知者以明公為妄殺無辜恐塞小民懸望之意望明公赦之公默然良久怒氣不息喝令亂笞將去管夷吾曰不可不可臣觀此人固村落牧夫實抱經綸大器所存所論皆達治體明公可赦其罪而加其爵使之輔贊左右必有相益齊桓撫掌大笑曰仲父差矣村野小人有甚智識縱有尺寸才能使其班于大夫之列豈不辱汝輩哉仲曰臣聞先王之用人也立賢無方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傳說與於版築且當今群雄角立之時一才一藝者皆可取

宋公
嚇得
胆落

審戚乃牧牛村夫主公召其入勿以禮待之觀其舉止戚一開口臣請彈所佩之珂為號公遂令武士擒之宋公喜分付武士再召戚戚入見宋公宋公全不答禮戚乃仰面長嘆曰危矣哉宋國也宋公駭然曰村夫何得多言孤統山河焉至危殆戚曰明公自比若周公其賢誰優誰劣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寧靜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下賢士明公處群雄角力之秋南有強楚西有虎秦以區區一隅之宋妄自尊大簡慢賢士其不陷秦楚之禍者吾不信矣宋公愕然而起降階以延

那時
安質
中盟

寧戚曰。使無先生則寡人小國幾危矣。叔皮在旁見宋公為寧戚說動。急將身上所佩之珂。連彈數次。宋公全不少顧皮。又以目眇宋公。宋公亦不采。乃謂戚曰。宋國福小。寡人德薄。兵微。願先生一言以保社稷。沒世不忘也。戚曰。天子失權。海內諸侯以勢相吞。今齊侯小白寬仁大度。威德兼著。又有管夷吾。鮑叔牙之謀。謨仲孫湫。宿胥無之勇。猛况又奉天子之命。攘夷狄。撫百姓。公能不惜一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周臣之禮。下能通鄰國之好。雖有強秦暴楚。不敢近倪于宋。宋社稷安如泰山也。宋公曰。孤前者亦曾附

名於北杏之盟矣。偶因失計。自會逃歸。齊國正欲加兵。彼肯受吾之贄。戚曰。齊侯大度。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違北杏之盟。柯賸即休。明公誠能委質贖盟。則無有不納也。公曰。將何為質。戚曰。但將齊界之田。割五十里入謝。臣敢保公見齊侯而成其事。宋公大悅。即命左右書近齊界五十里田券。與寧戚往齊。叔皮見宋公被惑。乃從旁出。叱戚曰。牧牛村夫。焉敢鼓舌而傾我國。戚讓皮曰。我非傾人國者。子服為國大夫。不能使其主向善。背惡他日。秦楚兵至。諸侯不救。傾宋者。乃子也。叔皮無言。宋公與戚投齊。叔皮號泣。

硬話
了漢軟

而隨之及至見齊侯齊侯命宋公坐宋公曰寡人得罪于盟主何敢坐齊桓請之再三宋公然後就位齊桓告列侯與周大夫單伯曰北杏之盟將以貫金石今宋侯未幾而敗盟公等何以處之列侯咸拱手曰盟主在上我等何預齊桓曰孤將加兵問罪今既知咎自至請衆且表于王削其爵而奪其封疆可也寧戚進曰治亂持危此固北杏之盟誓且仁者必許人改過自新宋公雖有敗盟之咎今令臣奉五十里地券入質于齊將以再會望明公恕其往咎而許其自新大夫單伯曰宋公既有地質而求成公可恕之齊

門面
話

桓曰此國家之事非某敢專即將地券受與大夫煩大夫奏天子以赦之列侯咸曰盟主之言是也單伯受券辭諸侯來見僖王王問曰諸侯伐宋勝負何如車伯呈宋之地券於王具前事以告王喜曰非齊侯諸侯不知朝廷之尊遂差使臣賫此券以賞齊桓公使者至齊桓再拜以受陞寧戚為中軍統謀又令諸侯歸國於是諸侯辭歸本國齊桓既歸管仲奏曰中原地土莫強於鄭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公欲屏王室而伯諸侯必得鄭而後可併秦楚公曰吾知鄭為中國咽喉雖欲收之無辭可

假道
學好
名

伐甯戚進曰鄭公子突被祭仲久逐于櫟而立子儀
此幼奪長誠逆天叙主公命將引一萬兵從櫟奉突
入鄭誅子儀則突必懷主公之德而朝齊矣齊桓然
其說遂命賓胥無引兵往櫟不知其事如何

批 地闊一隊好點綴不冷條

鄭厲公倚齊復位

賓胥無受命出齊引兵至櫟鄭伯聞齊桓將兵送已
歸國乃出城迎之二人列坐談話間忽邊卒報曰鄭
國南城門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綠尾門外有一蛇
長丈餘頭紅尾綠闔於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

一
朝
權在
手

敗國人觀者如市莫敢近視後十三日內蛇被外蛇
傷死外蛇竟奔入城而歸深淵云胥無欠身賀鄭伯
曰公位至矣突曰何以知之胥無曰鄭門外蛇子也
長丈餘子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八尺弟也十三日
而內蛇被傷外蛇遂入城之深淵者公今出位十有
三年內蛇被傷子儀失位兆也外蛇入城之深淵子
當自櫟而入復位之兆也今我主將申大義於天下
使胥無與公正位此公復位之明兆也鄭伯大悅曰
誠如將軍之言則沒世不敢負胥無傳令三軍殺入
鄭城鄭伯曰昔日吾入櫟城櫟之大夫傅瑕將兵拒

北平刊國志傳

五

我我曾囚於櫟之監。今日發兵入鄭，必將此人開刀祭旗。吾方消恨，令取出傅瑕將斬之。傅瑕哀丐曰：公能赦臣革命，臣願梟子儀之首以獻鄭城。鄭伯問其何以能之。瑕曰：當今鄭政皆叔詹所專，臣與詹有同僚之舊。公赦臣潛入鄭，與詹謀之，則子儀之首必獻於座下矣。鄭伯大罵此賊奸詐，只好以欺別人焉。能出我圈套，汝今我放汝入城。汝與叔詹起兵拒我，耶？喝令速斬之。胥無曰：此事不必惧，有胥無在也。瑕若入城獻鄭，然後以功折罪，復其舊職。瑕之親族家口尚在鄭城，如其入城起兵拒我，待吾大軍攻入，將彼

家口盡行誅之。瑕連叩頭愿將家口爲當。鄭伯放瑕。瑕尋夜來到鄭，潛入叔詹之府。詹見瑕且驚且喜曰：子何能脫囚歸國？瑕曰：齊侯欲正鄭位，命大將賓胥無率精兵逆突歸國，令瑕先入報君。君能斬子儀而開城迎之，則保富貴。不然，大軍挫入城也。君之父母妻子亦不保矣。詹聞之默然曰：我亦常思要迎突復位，無人與謀。今子能與我獻謀，富貴共享矣。瑕曰：君可會文書與鄭伯，令彼今日十五屯兵於城。我等在內應。哄子儀出城，夾兵攻之。其事必成。詹遂修書令人潛往報突。突與胥無正在議事，忽人報鄭大夫詹

闕之險

遣人逆書到突令人召入將書啟緘讀之大喜與胥
無卽日發兵至鄭城下打戰書入城子儀聞齊兵送
突至問群下曰此事若何叔詹曰齊兵送突篡位欺
公弱也主公能率兵親自一戰齊兵必敗殺突以絕
其根則大位久安子儀然之遂令詹爲前鋒自率大
軍繼後大開城門兩陣相對突見子儀怒氣冲天更
不打話將手一招齊兵擁至子儀麾前鋒之兵全然
不動儀見齊兵相近只得拍馬前來迎敵闔不數合
叔詹引本部兵走回鄭城賓胥無奮起平生之威亂
殺鄭兵子儀正欲走回入城城樓上傅瑕將白旗一

招詹引本部兵倒番殺出子儀大叫曰叔詹速來救
駕詹輪起剛刀捨入子儀懷中斬於馬下齊兵擁鄭
伯入城收軍定位群臣久慕鄭伯以怨子儀聞鄭伯
卽位踊躍皆呼萬歲聲振天地鄭伯謂群臣曰賞忠
而罰不義此主公之權昔者寡人被逐皆祭仲之謀
令捉祭仲群臣奏曰仲已死矣鄭伯曰仲死卽休乃
執傅瑕殺于城市曰瑕有貳心後人無效拜叔詹爲
上卿公父定叔爲大夫厚待賓胥無謂胥無曰將軍
暫歸本國候國事已定然後孤來謝齊侯胥無告別
引兵而歸鄭伯謂群下曰孤久被逐以失朝王之禮

北平刊

五九

奄息
不絕
如綫

今孤復位合往朝王即日入朝時僖王病將危聞鄭伯至宣入寢內謂之曰寡人值國家中衰賴齊侯糾合諸侯以匡王室今寡人將危太子年幼外事托與齊桓內事托與虢公與卿且吾弟子顏暴而無禮久後必謀太子卿與虢公同心以佐寡人死亦無憂鄭伯與虢公泣拜受命僖王遂崩虢公奉太子名閔即位是為惠王惠王升殿齊桓公率諸侯入朝惠王大悅自周公以下及於晉侯皆賜穀玉五雙馬三匹惟為國人名邊伯周大夫石速周大夫子禽大夫祝跪大夫無賜此五人皆公子顏僖王弟惠王叔父也群

鄭虢
同心
顏不
為害

臣退朝為國出密令人會邊伯石速子禽祝跪於子顏府中為國告子顏曰公子先王金枝臣等皆公子之臣今王即位群臣皆有賜獨輕臣等是慢公子也子顏曰然則此事若何為國曰公子能許臣之謀則大位至矣顏曰恐群臣不服石速曰公子先王愛子群臣何服顏問其計將安出為國曰天子何初立來日必出郊祭天地臣等率五家甲兵伏於南郊待彼出祭擒而殺之誰敢有異議顏喜約罷五人皆出顏為人凶暴常酒後鞭笞士卒士卒多怨及是門吏聞其事乃密投虢公府中告其事虢公大驚遂令人請

鄭伯告之鄭伯曰孤與公受先王寄託不可坐視天子受危號公曰此事必告天子請兵以討之鄭伯曰不可若以兵討之彼必奔走他國不如將計就計來自命天子假裝鑾駕出郊祭祀我等率衛兵屯于壇所先擒此六賊號公然其說是夜入朝見王具其事以告惠王大驚曰二公何計除此六賊鄭伯具計以上不知後事如何

鄭厲公南郊救駕

惠王大悅次日出空駕往南郊祭祀群臣皆受鄭伯之計周公忌父人名周公之後也原伯莊公各帶甲

快哉

士五百以從駕子頹在王駕之前文武將卒隨至南郊子頹進王前曰此天地壇所請王下駕遂袖出短刀揭黃羅幔便刺乃是空駕子頹正欲回身鄭伯令武士擒之斬於郊野遍搜郊外四面十里之外薦國聞子頹被殺各各奔入祭壇中周公忌父斬薦國及石速於郊原伯斬邊伯子禽於北野祝跪見有備遂望南燕而走鄭伯勒馬後追祝跪見鄭伯追之將近勒轉馬頭射鄭伯左肩一箭鄭伯落馬祝跪輪刀便砍忽然一聲大振銅刀耀目先斬祝跪於馬下救鄭伯上馬鄭伯視之乃周公忌父也二人奉駕而歸獻

轉摺有情

六賊之首。惠王大悅。命原伯收五臣。宗族朋黨盡戮於市。王曰。寡人無二卿。險被奸臣一筭。今將虎牢關以東八百里之地。賜與鄭伯。以酒泉郡。賜號公。其餘忌父。原伯。各加官一級。王又謂鄭伯曰。卿為國家被賊所傷。宜速歸國養疾。鄭伯謝恩歸國。箭瘡迸裂。三日而殂。其子捷嗣位。是為鄭文公。上卿詹父曰。昔者先君曾受齊侯之德。未報。先君既沒。我主益往報德。鄭伯遣叔詹奉金帛往齊謝德。桓公令鄭使入。叔詹見曰。先君承盟主威德復位。不幸王家多難。一向未曾奉報。正欲遣使。忽又奄殂。今新君初立。不敢私位。

此是
本據
叔詹
不與
亦是
饒漢

說得
吳

敬遣詹來報德。桓公曰。吾聞王賜鄭伯虎牢。以東之地。何不奉與寡人。詹曰。土地國之封疆。不敢割裂。惟備金帛望盟主恕之。甯戚從旁奏曰。鄭國之柄皆叔詹所秉。不割虎牢之地入齊。此亦叔詹所謀。請將叔詹囚於齊國。鄭若割地。然後放詹。如其不肯。設兵以伐之。鄭必全歸於齊矣。桓公遂囚叔詹。遣人報鄭求虎牢之地。鄭伯聞叔詹被囚。復求地土。將割與之。以贖詹父。大夫公孫定父曰。不可。吾聞齊侯虎噬天下。所以請割地土。割地不已。必至於滅國。寧與囚詹。不可與地。鄭伯曰。不割地。若齊兵一到。何以抵之。定父

此箇報來乃是詹父救星

曰試遣使以金帛贖之如其必欲只得深溝高壘請王以伐之鄭伯喜遣人往齊求放詹父齊桓大怒欲取詹父斬之然後舉兵伐鄭忽南燕莊公有使至曰今山戎二十萬圍燕燕侯遣小人告急請兵救之齊桓問群臣曰四夷亂起此事若何管仲奏曰夷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今明公奉天子之令為諸侯盟主列國有難不可不救桓公曰鄭伯此事若何仲曰夷狄亂中國其禍甚大鄭為隣國可置而再伐依臣之見若莫釋詹之囚鼓兵北伐山戎山戎若絕鄭必自服桓公悅令放

剗換重法

叔詹歸鄭大操三軍令賓胥無為先鋒王子城父公孫隰朋為左右翼管夷吾為謀主留叔牙甯戚守國大軍望南燕而進忽有一騎自西來見駕公問其是誰其人曰臣乃陳厲公之子名完字敬仲今陳侯宣公也厲公之孫太子御寇作亂陳侯殺之欲盡逐臣等故臣來投公曰陳侯既殺其子又逐汝輩吾調兵送公子歸國何如完曰明公如送臣歸不如就死馬前管仲曰臣聞陳侯賢能不肯歸賜其官職使為備用亦可公遂封完為大工正工正掌百官桓之官完遂仕于齊而不歸其子孫又改田氏留與甯戚同代齊而有其國然完為田氏齊之祖

批言列國志傳卷之三十一
守齊國大軍望南救燕畢竟如何

批論功陞賞賂肉度制度

衛懿公好鶴亡國

說北狄胡人國在大同府主蓋天大王有戎卒十五

萬常有侵犯中國之意只憚齊桓公之威力不敢興

兵至是聞齊兵大出救燕乃發戎兵打入中國滅邢

小國名直屯熒澤衛之地名在河北大振兵勢欲入

禍胎

衛國衛懿公性好白鶴不理國事在後宮築臺高十

丈名白鶴臺養數百鶴於其上皆以錦繡為衣金珠

飾頂每月眾鶴皆有俸祿公若出遊選能舞能鳴之

鶴舞

數十箇盡以大軒大夫所乘之車也載於車前號

曰鶴大夫國中百姓有饑凍者公皆不恤上大夫寧

莊子常諫不聽狄兵至熒澤哨馬報於懿公時公正

欲乘鶴出遊聞狄兵至聚集群臣商議戰守之計右

大夫石碯之孫石祁子進曰狄兵驍勇不可輕敵主

公宜求救於齊齊寧莊子曰齊之大兵救南燕伐山戎

若遲緩社稷危矣懿公連問誰人敢出兵者並無一

人荅應寧莊子曰此非明公親往國家難保懿公遂

以大將軍黃夷為前鋒孔嬰為左隊孔渠為右隊大

發精兵五萬留石祁子寧莊子守城大兵近熒澤二

鶴夫何大
戰不出

十里下寨。兩陣相對。狄兵陣上捧出一員番將。赤髮
 藍面。露齒撩牙。高挺蛇矛。引一隊勁弩壯兵。列於馬
 前。**衛**先鋒黃夷觀其號。乃贊天二大王也。更不打話。
 二馬相交。鬪上十餘合。狄兵鉄箭亂如雨下。**衛**兵不
 能抵敵。互相怨曰。**衛**侯往日不恤國民。以祿寵鶴。今
 日何不驅鶴出戰。而令我等受箭。皆無鬪志。盡拋戈
 甲而逃。贊天二大王乘勢追入軍中。斬懿公于馬下。
 黃夷見懿公被殺。與孔嬰雙馬來攻。狄兵大至。斬孔
 嬰。黃夷於城下。渠孔禮孔二將引兵殺至。狄兵列開
 以箭射中渠孔。渠孔落馬。禮孔拍馬來救。贊天大王

會
可
蓋

危
危
危

斬渠孔。活捉禮孔而歸。傳令攻**衛**城。連攻數日。甯莊
 子石祁子守東西二門。公子申守南門。華龍滑守北
 門。禮孔告狄主曰。能赦吾死。吾即獻**衛**城。狄主問其
 何能獻城。孔曰。北門守將華龍滑。是吾之友。吾以密
 書拴於箭頭。射上城樓。約裡應外合。獻城之後。加其
 官職。彼必肯許。狄主大悅。遂赦孔罪。孔修書射於北
 門城上。小卒收得箭書。獻與滑。滑讀之。乃孔約動兵
 之書。大喜曰。此吾志也。密令三軍披掛。至三更滑上
 城樓放火。大開北門。狄兵大殺入城。甯莊子與石祁
 子皆來救北門。狄兵放火烧屋城中。百姓號泣。振天

自相踐踏死不計其數。至五更初。石祁甯莊者。恃勢不救。二人從公子申往東門走出投齊。狄主既占衛城。令斬禮孔。華龍滑。剽掠庫藏。衛遂滅亡。後人有詩云。好鶴堪嗟衛懿侯。貴禽敗德恐民愁。一朝戰士拋戈去。鶴死身亡國亦休。又宋賢有詩云。

狄卒長驅入衛城。懿公乘鶴正荒淫。陣上何聞劍戟聲。旌旗方動將離心。可憐六市生靈命。生死橫山染羯腥。

批 雙 舞 翩 躚 去 後 委 頓 聲 哀 然 日 如 中

公子申與甯石三騎奔齊。說齊桓公大軍至南。燕將近四十里。哨馬回報。山戎有二王。一名令支。國王名一名孤竹。二王合兵共二十萬圍燕。甚急。桓公問管仲曰。山戎兵勢甚銳。用何計以滅之。管仲陳上平戎一策。不知其計何如。

管仲天柱峯滅戎

桓公問平戎之策。管仲曰。吾聞戎兵只倚弓馬為雄。方今秋高馬肥。弓勁不可與之交鋒。只可燒絕其糧道。設詐以去其弓馬。然後可滅。遂令大將奚高引兵

各家
勝策

批語列國志傳
一萬。衛校從間道伏於天柱峯。截山戎之救兵。又令仲孫湫引兵五千。從鶴子谷燒其糧草。又令賓胥無引兵二萬。每卒各要縛一草人。夜攻山戎之寨。只許鳴金吶喊。至天明方可交兵。又令易牙引兵一萬。密離戎寨外。里餘結草以絆戎馬。三軍聽令。以訖各依計行。是夜天昏月暗。四野無光。賓胥無令兵卒人各左手捉草人。以蔽其身。右手鳴金。納喊。信砲一響。齊兵圍戎寨前門。孤竹王與令支王傳令賊兵劫寨。夜昏不可交兵。只令將卒亂箭射之。使其不得近寨。戎卒望空發箭。亂如雨下。盡插于齊兵草人身上。寨

中有五十萬箭。一矢皆空。齊人金鼓振天。納喊愈急。將至四更之末。齊兵將草人帶箭盡焚於營外。火光焰焰。昏夜如晝。二番王大驚視之。乃焚草人。恐遭齊計。荒忙奔走。戎兵不論馬步軍。皆跌蹶于寨外。易牙引兵亂殺。斬戎兵如剝草芥。流血若滾紅河。逮至天明。賓胥無從前門殺入。兩兵夾攻。管仲自率大軍殺來。在馬上大叫衆將不得走了。孤竹令支二國王。二番王見四面八方盡是齊兵。殺開血路。望北而走。齊兵亂追。二番王走上二十里。回見後騎。只有數百餘人。二王大哭曰。日已過午。尚未得食。人困馬乏。後

鶴聲

復景
光景
外是

兵追之甚急奈何孤竹王曰吾之糧米盡屯於鶴子谷。此去尚有十餘里宜引殘兵至彼充食。又作區處行不五里。只見前面火光耀日。煙焰漲天。忽一起小卒。焦頭爛額。荒忙走至。大哭曰鶴子谷五百萬斛軍餉。今早盡被齊兵所焚。其兵又殺將來。我等正欲來報。二王見說大驚。進退無路。孤竹王曰。此去天柱峯不遠。不如前去據其險要。令人歸國取討。救兵可也。三軍盡饑。不能速退。只得扶戈猗劍。行上十餘里。山後一捧鑼響。挺出金字紅旗。人馬精彩。二番王以為本國救兵將至。舉目視之。乃齊將高奚之號。番兵驚

散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二王勒馬走回。仲孫湫引兵黨住去路。斬二王於天柱峯下。擄其器甲與高奚。奏凱而還。大軍會於南燕城外。燕莊公與君臣出城來迎。齊桓公令三軍屯于城外。自與管仲賓胥無數文武入城。燕莊公再拜曰。敝城非盟主威力所到。則為丘墟矣。桓公曰。救災恤隣。乃寡人之職。有何勞也。燕莊大排筵宴。奉金帛犒勞三軍。桓公謂燕侯曰。明公遠處邊國。久失朝貢。天子每令某以征之。某以明公先君燕召公所封。先君謂召公也。謂王室至親。不忍加兵。公何不修先君之政。致貢于王。內為至親。

北平州志卷之三十一

外爲君臣共保王室豈不美哉燕莊公曰久失朝貢
恐天子不納桓公曰公從我歸朝奏天子赦汝往咎
許汝再通舊好燕莊公大喜收拾金帛從桓公入朝
齊主班師奏凱而還將山戎二王首級及金銀器械
盡往拜朝周惠王勞桓公曰夷狄爲中國之病賴卿
削滅實卿之功今將山戎二首號令四夷金帛賞卿
與汝犒勞三軍桓公謝恩奏曰南燕侯久失朝貢之
禮今臣與其掃夷狄之亂帶燕侯入朝望陛下赦其
前罪而許其來貢惠王喜宣燕莊入朝受其貢物厚
禮而遣歸國桓公與燕莊並謝恩各歸本國桓公適

齊寧戚鮑叔牙領文武出郭迎駕入城升殿群臣稱
賀說衛公子被狄所逐投齊求救聞桓公南伐所以
隱于草野至是聞桓公歸乃與寧石二大夫入齊告
難畢竟何如批亂而討之服而舍之

齊桓公德存邢衛

二騎既入齊城號泣于朝外桓公召入公子申泣訴
狄兵滅邢滅衛之故桓公問狄兵退否申曰尚在衛
城標掠聞盟主班師今將出城萬乞起兵趕上以復
此仇管仲忙進曰南夷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此
要速除但我兵初戰遠歸不可禦狄公速調諸侯之

援夷
手段

吳滅
繼絕
確是
王道

兵逐之可也。公遂令王子城父督宋蔡之兵往衛狄。聞諸侯兵至，盡擄衛國子女金帛而退。王子城父札在營，寨遣人回報桓公。桓公令班師。管仲曰：不可。濟弱扶傾，齊國之事。今邢衛既遭狄滅，主公宜為立新君，使其社稷不絕。然後方可抽兵。桓公悅，曰：君仲父之言正合孤意。遂調陳宋之兵築楚丘城。在楚地令公子無虧送公子申立為衛後。調杞蔡之兵築夷儀城。在邢地今仲孫湫立邢公子。各叔願為邢之後，各賜稻粟五百斛，金帛十車，牛馬材木悉皆充足。此齊桓公第一件好處也。
後人有詩為証云：

王道凌遲重可嗟

南蠻北狄亂中華

諸侯祇解相吞併

誰似齊桓繼絕家

潛淵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摧
存邢繼衛仁心在

桓公糾合振傾頽
大義堂堂五霸魁

太史公評曰

桓公南伐山戎，管仲因之以召燕侯入，覲北狄滅邢，絕衛。管仲因而立，後於是天下諸侯皆服其威而感其德，宜其成霸者之業云。

說楚子熊羆自承父位，連年沾疾，不能理國。其弟熊

悼亦息媯所生起篡位之心一日藏劍問安屏開左

右刺楚子於榻群臣不知其故遂奉悼立是為成王

成王問群臣曰先王征伐列國將有圖霸中原不幸

早死吾兄奄弱不能繼其大志今吾帶甲百萬文武

多謀吾欲驅馬中原卿等以伐何國為先闔伯比曰

中原列國鄭為咽喉齊兵最勝今若舉荆楚之兵與

列國爭衡莫如遣一大將領兵襲鄭為本然後可挾

天子而令諸侯則齊反為我霸矣王悅遂遣伯比之

姪闔廉之弟右將軍闔章引兵二萬與攻虎牢鄭之地名

闔章領兵出城行至齊楚界口忽山背後金鼓

闔闔一簇人馬緩緩而至章視其旗乃鄭大夫聃伯

之號也楚兵列開兵勢射住陣脚問來者何人鄭人

曰吾乃鄭之大夫奉鄭伯之命賫金入齊謝德闔章

聞其說乃掩其旗號詐聲對曰吾乃齊大夫仲孫湫

奉公子之命來迎大夫聃伯下馬相見也闔章曰大

夫遠勞其車可換齊卒聃伯許之闔章令小軍推轉

貢車聃伯正欲上馬喝令擒之鄭兵不知其由章曰

吾乃楚將軍闔章也正欲引兵來攻虎牢却好遇汝

遂囚聃伯班師不知後患若何

批 召服公識被章哄了

管夷吾罵死闔伯比

鄭之殘兵入齊報曰。鄭伯聞盟主遠歸。使聃伯賈金帛來勞軍。至中途被楚將闔章奪其車馬。囚聃伯以去。敬來請罪。桓公問之。大罵匹夫焉。敢奪吾之貢。管仲曰。楚子遠處漢東。久不朝貢。且吞鄖滅鄧。伐隨有併吞之勢。今不早除。若霸業一成。是虎生翼也。速率諸侯之兵以伐之。桓公遂傳檄會諸侯伐楚。諸侯皆率兵來會。桓公問衆諸侯曰。孤欲伐楚。公等以兵從何方而發。忽一人越班奏曰。依臣之見。東夷屢寇中國。今大兵莫若出於東夷。循海而歸。一則伐楚。二則

聲罪
致討

耀威於東夷。此一舉兩得之計也。公視之。其人乃陳國大夫。姓轅。名濤。塗字子波。公問群下曰。子波之言何如。管仲曰。兵出東方。路途遙遠。一遇強夷。我兵被阻。楚兵襲後。進退兩難。莫若從陳蔡而發。糧足兵雄。大事可圖。子波乃陳大夫。大夫從陳而過。費其犒勞三軍之資。故獻此以危我兵。鄭大夫申侯。人姓名亦言管仲父之言是也。桓公大怒曰。大夫焉敢巧言設計。以陷我兵。遂囚濤塗待伐楚之後。決罪。是日發列國之兵。共計三十餘萬。以齊將軍賓胥無為前鋒。鄭大夫申侯為左隊。宋將軍方仲德為右隊。高奚仲

堂之傳
正之旗

孫湫為保駕大兵過陳鄭望楚而進說闞伯囚聃伯
及金帛來歸告楚王楚王大悅伯比曰齊侯九合征
伐得志彼聞吾奪其鄭貢必與師侵楚宜速出兵以
備戰守楚王曰齊侯交兵之功非練達老成者不可
督兵遂拜伯比為中軍大都督闞章為前鋒闞丹屈
祈為左右先發精兵十萬吾率大兵以繼其後伯比
領命次日升帳哨馬報齊侯果連列國精兵共有三
十餘萬漫山塞野浩浩蕩蕩今已屯於召陵楚國名
即今陳留縣也矣伯比傳令次日日出陣且勿交兵待
吾說動一遍齊兵不退然後交鋒諸將唯唯而退次

日一捧鑼响兩陣對圓楚兵陣上捧出一輪逍遙車
伯比綸巾羽扇大袖長條坐於其上左屈祈右闞章
從之伯比遙謂齊兵曰誰是管上卿請出陣前吾有
請教管仲聞伯比親出亦乘駿馬手按剛刀左須無
右高奚相從而出荅曰夷吾在此老將軍是何人氏
請通尊表伯比在車上欠伸曰上卿休怪老夫乃德
安人也姓聞名伯比見辱楚國上大夫仲亦在馬上
拱手曰衣甲在身不能施禮大夫有何高論伯比曰
吾聞仁者不虧其節智者不辱其身子乃公子糾之
良臣小白殺糾子不能從死為義反乃忘君而事仇

伯比 罵仲 伯比 兩邊 相罵 一場 執上

何汲汲于利名之場。失却仁義。大關以致虧節辱身之甚耶。管仲對曰。子但知從死。一時為仁智。豈知德救生民。功傳萬世者。為仁知乎。伯比曰。何為德救生民。功傳萬世。管仲曰。周室東遷。王綱失馭。奸臣夷狄。混亂如麻。天下生民。陷于水火。吾知齊侯乃寬仁大度之君。豁達英標之主。故舍小節。而成大義。君臣協心立德。救民。又焉為辱身。而虧節哉。伯比曰。天下雖亂。周室至親。諸侯不為盟主。出力救亂。齊乃外姓之國。敢奉天子威權。以專征伐。此汝君臣假仁挾詐。併吞列國。又豈得為立功救民哉。管仲曰。周室衰微。...

姓諸侯奄弱。所以吾主上奉王旨。糾合諸侯南伐山戎。北存邢衛。此皆仁勇。堂堂扶傾濟弱。何謂假名吞併者耶。吾聞楚子僭王叛號。虎噬漢東。汝乃周之陪臣。楚之故家。不能令楚入朝。臣扶周室。反乃教其僭王。猾夏侵犯中原。且鄧侯乃熊貲外祖。汝則擒而滅國。息媯是伯瑗正妻。汝則擄而歸家。皆非楚子無仁無義。盡是老賊所詐所謀。廉耻俱喪。死且有餘。尚敢馬前搖唇鼓舌。以攻他人之短。本當梟汝之頭。鼓兵入楚。姑念匹夫老耄。死亦無益。若不速退。老命難逃。伯比本欲來難。管仲却被管仲大罵一遍。心氣上攻。

口吐鮮血倒翻於馬下

後人有詩為證云

闐然金鼓數聲催

齊楚軍師出陣來

高談氣激龍蛇舞

濶論風摧木石開

舌劍難欺仁義漢

唇鎗豈戰棟樑才

片言攻出平生詐

氣死荆蠻馬下埋

管仲以劍麾左右而進賓湏無搶上斬比於陣前闔章看見拍馬來攻胥無二將闔至二十餘合高奚橫鎗夾攻闔章力不能抵敗馬走向高奚赶上活捉闔章大兵進屯於陘山不知勝負如何

批舌劍唇鎗

管仲召陵服強楚

齊兵進屯於陘山楚之地名楚之殘兵走入報楚

王聞伯比氣死闔章被擒大怒曰匹夫焉敢去吾左右便欲親征左大夫屈完諫曰國家初喪軍師事無決斷王欲親征必湏選立軍師運籌于內然後可以定計征討王曰誰可立為軍師完曰臣舉一人乃將門之子年少英雄昔其父生下此人狀貌異常故棄于穀而虎收而乳之于菟後其父收歸育之見今二十八歲文武雙全王如立軍師謀大事必此人也王曰此人在何處完曰乃上大夫闔伯比之子因虎乳

氣死

批評列國志傳
之義名穀音穀於音鳥菴音徒字子文也。王遂宣子

不入
虎穴
焉得
虎子
呵

文入朝拜。為上卿。令尹使謀軍國重事。子文辭以父
孝在身不敢從政。王曰：你父為國而死，卿能助我伐
齊以報父仇可也。子文謝恩受職。王曰：目下齊兵屯
於陘山，吾欲親自出敵，卿意如何？子文曰：齊奉天子
之命，連列國之兵而壓楚境，勝勢在彼，不可與之爭
鋒。莫若遣能言之士說動其兵，使其國中有隙，然後
交兵，無有不克。王曰：齊兵囚我鬬章，陷你先父，吾恨
不生擒小白，立斬夷吾，以銷此恨，何待再日加兵？屈
完曰：齊兵遠出，糧餉不繼，臣憑三寸之舌說動鬬章

之會
之章

退三軍，果如不從，然後交兵不遲。王許之。屈完往，至
齊寨左右，報知管仲。管仲告桓公曰：吾聞屈完楚之說客，
此來必欲以舌戰吾退兵。若完入見主公，勿言臣請
一荅之。桓公召完入，問曰：大夫此來何故？完曰：奉
楚王命，令乞容告訴。公曰：有何議論？完曰：齊楚皆為
周之諸侯，君處海北，楚居湖南，地之相去千有餘里，
刀兵不見，各保本疆。今明公無故連兵以侵楚界，陷
我大夫，言伯此也。囚我部將，誠不知此兵出為何義。
管仲對曰：齊楚雖皆王室諸侯，然我先君謂姜太公
有大功于周，故成王賜曰：五侯九伯得專征伐，今吾

有
三
六

膠舟
事君
其間
諸水
濱

主公見王令不行。諸侯僭叛。故奉聖旨一匡天下。以朝天子。今楚地居南海。當貢包茅。包茅。暴束也。昔禹地名。各依其上。產以貢于王。荆州乃楚之分野。當貢包茅。蓋取三春之包茅。最匱。匱以貢于王。王即以包茅。匱匱束酒。東遷以來。爾楚不朝。包茅不貢。王祭不供。無以束酒。無見上文。今又僭王叛號。伐蔡以寇中原。故我未加征討。輒敢奪吾鄭貢。囚吾聘伯。所以吾主奉天子之旨。連諸侯之兵來責。不貢包茅之罪。追問膠舟溺主之愆。昔昭王出遊。楚人進膠舟。以溺之。事見一卷。楚人膠舟溺昭王。題下今者而王兵出堂堂。名正言順。汝尚不知罪咎。反謂無名無義耶。汝速整貢入朝。吞聲受責。庶幾不動半

楚亦
識机

寸之戈。如有不肯將汝。楚地踐成艸場。屈完聽罷。啞口無言。但叩頭乞歸。商議桓公。喝令速退。完歸見成王。具齊侯所責之言。以告成王。成王問群下。戰和之禮。何者為先。下大夫鬬丹曰。吾楚正欲東征西討。橫行于天下。况齊兵自送死而來。所謂以羊投虎口。依臣之見。率大軍出戰。絕其糧道。則齊之君臣首級。不日自獻王庭。何畏齊如虎。而與之和哉。子文奏曰。齊雖遠。犯吾界。彼得天子之命。責我不貢。師出有名。若與之戰勝。則諸侯合兵來救。敗則楚勢再不可振矣。莫若聊備茅包。與屈完入貢。使之退師。然後待齊有

隙興兵以復此恨可也。主令取包茅十車，金帛各十車，使屈完往。齊完受命至陘，見桓公。桓公曰：「汝主之意若何？」完曰：「吾主望盟主暫退三軍，容備貢獻。」桓公令諸侯之兵退屯召陵，約三日。楚貢不入，然後復進。決戰，次日完將入獻。桓公謂諸將曰：「楚人遠出南方，不見中國軍容之盛。今日屈完若來，汝等各要鎗刀，出鞞盈甲，鮮明大操，諸侯之兵於召陵，使其知有中、國之盛。如有故違者，依軍律治罪。」諸將唯唯，列成隊伍。完入。桓公問曰：「大夫遠處南地，不見中原兵甲，今日吾令諸侯之兵演武於召陵，汝試閱其威勢何如？」

只是
霸王
話頭

屈完
亦是
箇非
漢口
的鉄
幹不
翰于
齊

於是鼓更連擊三通，紅旗隊裏閃出一隊馬軍，左弓右箭，馳射如飛。眾軍喝采，皂旗陣內閃出一隊步軍，左牌右劍，圍滾似箭。眾軍又喝采。桓公召屈完，問曰：「吾奉天子威權，糾合雄兵，以此眾戰，無不勝。以此攻城，城無不克。所以勦滅山戎，撫安邢衛。今汝君臣連年不貢，囚鄭使臣，是何道理？若不速貢，加兵無悔。」屈完對曰：「盟主以匡輔為公，辱收寡君入會，楚之幸矣。若夫必以攻戰為上，楚有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甲兵雖眾，無以用之。桓公怒曰：「以子之言，吾眾無奈。」楚何完曰：「盟主以德，綏服諸侯，誰敢不服。然必欲以兵。」

批註列國志傳

兩國
自爭
各歸
木使

召陵
之師
義聲
動地

威劫俠所謂大國有征伐之兵小邦亦有禦備之固而已桓公大笑顧謂諸將曰屈仲全完之字可謂善為使者矣屈完獻上包茅及勞軍金帛桓公曰必送聃伯歸寨然後吾釋闞章大軍始退完乃歸送聃伯至寨桓公命放闞章即日班師還朝宋人有詩云

齊侯耀武入荆襄 不勳兵車霸自強
 罪責茅包營下獻 詞脩伯比馬前亡
 威臨強楚君臣服 力輔王家義理當
 千古召陵山下過 令人猶自想風光

胡曾先生有詩為證云

小白匡周入楚郊 楚王雄霸亦咆哮
 不師管仲為謀計 爭敢言徵縮酒茅
 潛淵讀史詩云

楚子強橫似虎鯨 伐隨滅鄧逞刀兵
 桓公不動兵車會 焉得包茅貢召陵

齊兵奏凱旋師隊伍整齊戈戟精彩**楚**人隔河而望皆稱中國有好人物不敢乘追大軍歸至**魯**界忽前有一騎披麻掛孝號泣而至不知是誰

魯村婦秉義全社稷

桓公停驂問其是誰其人哭曰吾**魯**公子季友是也

此冊川圖志傳

世奠
吐氣

公問爲何披麻太哭季友魯莊公之同母弟也曰先
君莊公臨薨立其子名班嗣位公子慶甫亦莊公之弟
但不同母也謀弑班吾又立閔公亦莊公之子季
友之孫名啟方也慶父又謀殺之魯國大亂敬請盟
主定君救亂桓公在馬上嘆曰吾方伐楚魯又多亂
此王法不行亂臣賊子蜂起何以處之管仲忙啟曰
明公正是握定君討亂之權魯若多亂不可緩救公
曰移兵進魯何如仲曰明公要貢茅包入周以獻楚
捷但令一大將部兵往救可也公遂調保駕將軍高
敬仲卽奚敬仲字也仲孫湫二人各引本部兵與公

子季友入魯定亂此齊桓公第二件好處
後人有詩云

魯國君臣亂似麻 齊桓伐楚未回家。
一聞季友哀求語 卽命高僎絕禍芽。

齊桓公大軍還朝高僎與季友引兵入魯却說魯公
子慶父先與哀姜魯莊之妻閔公止母慶父之嫂奸
淫既殺閔公日與哀姜宴樂及聞齊兵殺至與哀姜
奔走出城遇齊兵于夷原魯地名季友謂高僎曰弑
二君淫主母正此賊也高僎橫鎗便刺甫遶楓樹而
走遂逃奔於莒高僎轉馬來攻魯兵哀姜正欲望莒

同走高侯。喝曰：亂國淫婦，欲走何處？一鎗刺於馬下。謂季友曰：此婦雖亂，亦是汝國主母，可收屍歸葬。又密謂仲孫湫曰：魯國喪亂，不如乘此機會，打入魯城，滅其社稷，以建大功。有何不可？湫亦許之。大軍殺入魯城，郊外百姓皆奔入城。侯在馬上見一婦人抱二嬰兒前走，見兵趕近，乃棄一子，抱一子而逃。高侯追至，捉所棄之子，問曰：前婦是你誰人？其嬰兒泣曰：吾母也。高侯嘆曰：魯國亂極，至于子母相棄，不伐更待何時？遂勒馬追及婦人，問曰：子皆汝生，何得棄長而抱幼？婦人訴曰：所棄者吾子，抱走者乃妾兄之子也。

倭呀曰：汝何棄子存姪？婦人曰：將軍兵近，力不能兩全，故棄之而逃也。倭曰：子母天性也，汝何滅天性而存其姪？婦人曰：子私恩也，姪公義也。幸得兩全，則公私盡美。今不幸遇將軍兵臨，若棄侄存子，是全公義而全私恩；吾魯乃禮義之邦，妾忘義而棄侄，則魯君不容。大夫不恤，妾何顏而立于世哉？高侯謂仲孫湫曰：吾謂魯亂可伐，今村野婦人尚能守義，焉可伐之？遂赦婦人子母，令三軍偃旗息鼓而入魯城。後人有詩云：

魯國君臣亂似塵。

哀姜慶甫肆昏淫。

郊野
義姑
能退
兵師
魯亂

吊古
者有
餘慨

滿朝文武皆如醉。

不及城郊野婦人。

公子申莊公之子也

出迎齊兵。季友泣告僖曰：莊公

之子三人皆被讒賊所弑，止存此子而已。僖遂入朝。

聚集文武奉申即位，是為魯僖公。僖公既立，謂高僖

曰：慶甫亂國，今逃歸莒。將軍不誅此賊，日後必又作

惡人
自有
果根

亂。高僖正欲部兵伐莒，忽報慶甫逃莒。莒侯懼齊加

伐，閉城拒慶甫。慶甫進退無路，自縊。莒城之下，莒侯

令斬首級來獻。僖公宣入莒，使大賞遣歸。僖曰：此賊

果然

既除，皆高將軍之力。大宴高僖，重以金帛，賜僖歸國。

季友告僖公曰：昔者高僖入城，將有滅魯之意。因追

郊外婦人見其守義存侄，遂不敢加兵。魯得全其社

稷，皆此婦人之德。主公宜加旌獎，以教風化。僖公遂

宣婦人入朝，問曰：汝何人之婦？對曰：妾城西農家，不

敢通名。公勞曰：魯之社稷賴汝以全，賜與黃金十斤。

彩帛百疋，賜名義姑。詔有司建造義坊，以昭旌獎。婦

人謝恩歸家。批：大振風化，只是禮教之國。

漢都尉大夫劉向有讚云：

齊將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侄。

齊將問之。

賢其稱理。

一婦存義。

齊兵遂止。

七

齊宣
其籍
狀

却說高侯歸國。桓公因問魯可伐乎。仲孫湫曰。魯人猶秉周禮。不可伐也。公問其故。湫以義姑之事告之。管仲進曰。魯周公之後。至于山野婦人。猶能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在朝之士夫乎。公必宜靖。魯難而親之可也。桓公然之。遂令管至甫入。魯申賀管仲。又曰。南伐諸將。宜加賞罰。以厲善惡。桓公遂將有罪者。罰多功者。賞。又取轅塗濤斬首示衆。乃陳國大夫初進諫出兵者。陳侯再三哀丐。桓公不聽。管仲進曰。明公大度。戮此小夫。何益。公令放歸。仲又曰。明公宜奉茅包朝王。以表主盟之義。桓公將楚進金帛。悉散。

與從征諸侯自奉茅包入周。以見天子。不知後話如何。
批 綱常大振

齊桓公輔周太子

桓公入朝。時僖王以崩。惠王繼位。聞桓公入朝。宣入勞曰。國家之難。外鎮賴卿制伏。內事不定。朕難處決。桓公對曰。陛下內有何事。願聞其詳。臣雖不才。請書愚陋。王曰。寡人太子名叔鄭柔弱次子名叔帶仁孝剛克。吾恐太子不能治國。朕欲易叔帶為太子。卿意如何。桓公頓首曰。國家立長不立幼。古今之通義。陛下既立叔鄭為太子。復可廢易。惠王聞桓公不從不。

首止之盟
宋王
大得
力

悅罷朝桓公歸以王言告管仲管仲曰廢立太子國
家之患主公權在盟主當速處之公曰若何仲曰宜
請出太子會諸侯以定其位然後太子安位桓公遣
使奏惠王請太子會于首止惠王不許周公宰孔宰
孔人名封周公諫曰不可齊侯糾合諸侯無非亦為
國家今不許太子會盟逆其權也王不得已令宰孔
輔太子會盟宰孔與太子辭王出朝王召鄭文公語
曰齊侯名雖糾合志在併吞汝鄭小邦後必有患今
日之會汝可服晉而別齊侯久後齊侯吞併汝可求
晉為援鄭伯謝而退以王言告群下不往會盟大夫

驟
依世
中流
在母

齊國
方張
晉服

孔叔諫曰齊侯屢欲見責于鄭今鄭駕禍於楚齊方
附我且人附我而欲背之是不祥也鄭伯將往大夫
甲侯力說不可鄭伯遂不往會却說桓公會諸侯於
首止列侯皆在獨有鄭不至忽哨馬至報鄭伯逃盟
齊侯起告周大夫孔宰與列侯曰國家建東官為本
天子年老故寡人請旨會公等以定東官公等之意
若何宰孔及列侯皆曰盟主之言國家之福桓公遂
立盟曰凡在盟會久後不輔太子者則許列國共討
之諸侯咸曰謹奉命宴罷各歸本國管仲告桓公曰
首止之會鄭伯不至必倚晉為援故傲矜如此速請

加_以討公然之令。賓胥無隰朋各領精兵五千攻鄭。鄭若不服，然後我率大軍繼後。二將遂領兵直圍鄭之新城。新城守臣洩子良堅閉不出。入鄭告急。鄭伯問曰：誰敢引兵出戰？文武並無一人敢應。大夫孔叔堵叔師叔齊跪曰：我主當日不聽臣等所諫，故背齊盟。今日齊攻新城，滿朝無人敢領兵迎敵。依臣等見，不可與之爭鋒，只宜宣太子親奉金帛前往待罪。齊侯乃列國盟主，以義為先。太子親以禮至，齊兵必退。方免鄭國之禍。鄭伯詔太子文公長子各伯華奉金帛往齊待罪。太子原與大夫申侯有隙，至聞命往

齊，乃入朝奏曰：當日父王聞孔叔之諫，正欲會齊申侯力阻，始招此禍。今欲差臣往齊待罪，必斬申侯首級前去謝齊。然後此禍方免。鄭伯令有司斬申侯，以首級付太子。太子受命而行。至新城見隰朋，朋令賓胥無屯於新城。自引鄭太子入齊。見桓公，桓公問曰：太子有何議論？伯華曰：父王誤聽讒臣申侯之阻，是以得罪於盟主。今斬申侯首級，及備金帛待罪，望盟主擴包荒之量，班師以解新城之圍。桓公問管仲何如？仲曰：臣聞招來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鄭伯既知罪，以禮引咎。主公當召還新城之師。

厚待其太子可也桓公遣哨馬召賓胥無班師厚待
伯華遣歸却說惠王少子叔帶聞桓公會諸侯立其
兄叔鄭為太子恐已不得為王乃召西方犬戎入寇
惠王悶死犬戎助叔帶與叔鄭爭位大亂京城周公
宰孔與群臣奉太子奔齊求救桓公曰吾受首止之
會正為此事今果然矣遂令隰朋引兵入周平戎定
位朋兵至洛陽叔帶聞齊兵至從西門奔出大戎盡
擄京城庫藏亦從北門而出隰朋與宰孔擁太子入
城即位是為周襄王修葺官殿出榜安民郊天祭地
遂祭先王祖考百姓大悅

總批

彘吾抱經濟之才霸諸侯之術一
匡之士非桓公納士則受子若珠既
滄海玉蘊荒坵惜佐儒生又哉

鑄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三



外國志傳

